

解放軍人讀物之一

舊中國在滅亡
新中國在前進

遼寧軍區政治部印

一九四八·十一月·廿五

解放軍人讀物之一

舊中國在滅亡
新中國在前進

遼寧軍區政治部編印

一九四八、十一、廿五

目錄

論中國革命歷史的轉折點

(摘毛主席報告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前三段).....一

中共中央負責人評中國軍事形勢

指出再有一年左右就可能從根本上打倒國民黨反動政府.....七

舊中國在滅亡，新中國在前進.....

慶祝瀋陽解放，慶祝東北解放.....

消滅蔣介石——打碎蔣家小朝廷的全部統治機構.....

蔣介石盜賣中國的新廿一條件.....

慶祝濟南解放的偉大勝利.....

李濟琛等人致電毛主席贊同速開政協會議.....

參加大反攻解放全中國、韓梅村部擴編獨立師隆重舉行宣誓.....

韓梅村將軍介紹.....

潘朔端王家善等將軍榮任人民解放軍新職.....

趙壽山將軍榮任西北野戰軍司令.....

四三

四一

四〇

三九

三六

三三

二五

一九

一六

一一

七

| | |
|-----------------------------|----|
| 首次訪問延安趙濤山將軍談觀感對人民重建延安精神表示敬佩 | 四四 |
| 東北解放，震動中外 | 四五 |
| 濟南解放震撼南京 | 四九 |
| 空中飛來的哀音 | 五〇 |
| 哀音更加低沉 | 五五 |
| 醜惡慌亂與分崩離析——記南京猪仔「國民大會」 | 六〇 |
| 國統區混亂圖景 | 六七 |
| 新東北的新氣象 | 七一 |

論中國革命歷史的轉折點

(摘錄毛主席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報告前言)

(一)

中國人民的革命戰爭，現在已經達到了一個轉折點。這即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已經打退了美國走狗蔣介石的數百萬反動軍隊的進攻，並使自已轉入了進攻。還在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七年六月戰爭第一個年頭內，人民解放軍即在幾個戰場上打退了蔣介石的進攻，迫使蔣介石轉入防禦地位。而從戰爭第二年的第一季，即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九月間，人民解放軍即已轉入了全國規模的進攻，破壞了蔣介石將戰爭繼續引向解放區，企圖澈底破壞解放區的反革命計劃。現在，戰爭主要地已經不是在解放區裏進行，而是在國民黨統治區裏進行了，人民解放軍的主力已經打到國民黨統治區域裏去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已經在中國這一塊土地上扭轉了美國帝國主義及蔣介石匪幫的反革命車輪，使之走向覆滅的道路，推進了自己的革命車輪，使之走向勝利的道路。這是一個歷史的轉折點。這是蔣介石二十年反革命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這是一百多年以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這是一個偉大的事變。這個事變所以帶着偉大性，是因為這個事變發生在一個具有四萬萬五千萬人口的國家內，這個事變一經發生，它就將必然地走向全國的勝利。這個事變所以帶着偉大性，還因為這

個事變發生在世界的東方，在這裏，共有十萬萬以上人口（佔人類的一半）遭受帝國主義的壓迫，中國人民的解放戰爭由防禦轉到進攻，不能不引起這些被壓迫民族的歡欣鼓舞。同時對於正在鬭爭的歐洲與美洲各國的被壓迫人民也是一種援助。

(二)

從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戰爭的一天起，我們就說，我們不但必須打敗蔣介石，而且能够打敗他。我們必須打敗蔣介石，是因爲蔣介石發動的戰爭，是一個在美帝國主義指揮之下的反對中國民族獨立與中國人民解放的反革命的戰爭。中國人民的任務，是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帝國主義被打倒以後，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完成新民主主義的改革，實現民族的統一與獨立，由農業國變成工業國。然而恰在這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地結束以後，美國帝國主義及其他各國的走狗代替德國與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地位，組成反動陣營，反對蘇聯，反對歐洲各新民主國家，反對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運動，反對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運動，反對中國人民的解放。在這種時候，以蔣介石爲首的中國反動派，和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汪精衛一模一樣，充當美國帝國主義的走狗，將中國出賣給美國，發動戰爭，反對中國人民，阻止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前進。在這種時候，如果我們表示軟弱，表示退讓，不敢堅決地起來用革命戰爭反對反革命戰爭，中國就將變成黑暗世界，我們民族的前途就將被斷送。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解放軍堅決地進行了愛國的正義的革命的戰爭，反對蔣介石的進攻。中國共產黨依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清醒地估計了國際與國內的形勢，知道一切內外反動

派的進攻不但是必須打敗的，而且是能够打敗的。當着天空中似乎是黑暗時候，我們就指出，這不過是暫時的現象，暴風雨即將過去，曙光即在前頭。當着一九四六七月，蔣介石匪幫發動全國規模的革命戰爭的時候，蔣介石匪幫認爲，只須三個月至六個月，就可以打敗人民解放軍。他們認爲他們有正規軍二百萬，非正規軍一百餘萬，後方軍事機關及部隊一百餘萬，共有軍事力量四百餘萬人；他們已經利用時間完成了進攻的準備；他們重新控制了大城市；他們擁有三萬萬以上的人口；他們接收了日本侵華軍隊一百萬人的全部裝備；他們取得了美國政府在軍事上與財政上的鉅大援助。他們又認爲，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八年抗日戰爭中已經打得很疲倦，而且在數量上與裝備上遠不及國民黨軍隊；中國解放區還只有一萬萬多一點的人口，其中大部份地區的反動封建勢力還沒有被肅清，土地改革還不普遍與不徹底，人民解放軍的後方還不是鞏固的。在這些基礎上，蔣介石匪幫就不顧中國人民的和平願望，最後地撕毀在一九四六年一月間簽訂的國共兩黨的停戰協定及各黨派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發動了冒險的戰爭。那時我們說，我們敵人軍事力量的優勢，這只是暫時的現象，這只是臨時起作用的因素；美國帝國主義的援助，也只是臨時起作用的因素；而蔣介石戰爭的反人民的性質，人心的向背，則是經常起作用的因素；而在這方面，人民解放軍則佔着優勢。人民解放軍的戰爭所具有的愛國的正義的革命的性質，必然要獲得全國人民的擁護。這就是戰勝蔣介石的政治基礎。十八個月戰爭的經驗，充分地證明了我們的論斷。

(三)

十七個月（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七年十一月爲止，十二月尙未計入）作戰，共殲滅了蔣介石正規軍及非正規軍一百六十九萬人，其中被打死打傷的六十四萬人，被俘虜的一百零五萬人。這樣，就使我軍打退了蔣介石的進攻，保存了解放區的基本區域，並使自己轉入了進攻。我們所以能够如此，在軍事方面來說，是因爲執行了正確的戰略方針。我們的軍事原則是：（一）先打分散孤立之敵，後打集中強大之敵。（二）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及廣大鄉村，後取大城市。（三）以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爲主要目標，不以保守或奪取城市及地方爲主要目標。保守或奪取城市及地方，是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的結果，往往須要反覆多次才能最後地保守或奪取之。（四）每戰集中絕對優勢兵力兩倍、三倍、四倍，有時甚至是五倍或六倍於敵之兵力，四面包圍敵人，力求全殲，不使漏網。在特殊情況下，則採用給敵以殲滅性打擊之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敵正面及其一翼、或兩翼，求達殲滅其一部，擊潰其另一部之目的，以便我軍能够迅速轉移兵力殲擊他部敵人。力求避免打那種得不償失的、或得失相當的消耗戰。這樣，在全體上，我們是劣勢（就數量來說），但在每一個局部上，在每一個具體戰役上，我們是絕對的優勢，保證了戰役的勝利。隨着時間的推移，我們就將在全體上轉變爲優勢，直到殲滅一切敵人。（五）不打無準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每戰都應力求有準備，力求在敵我條件對比下有勝利之把握。（六）發揚勇敢戰鬥，不怕犧牲，不怕疲勞與連續作戰（即短期內不休息地接連打幾仗）的作風。（七）力求在運動中殲滅敵人。同時，注重陣地攻擊戰術，奪取敵人的據點及城市。

(八) 在攻城問題上，一切敵人守備薄弱的據點及城市則堅決奪取之。一切敵人有中等程度之守備而又爲環境所許可之據點及城市，則相機奪取之。一切敵人守備強固之據點及城市，則等候條件成熟時然後奪取之。(九) 以俘獲敵人的全部武器及大部人員，補充自己。我軍人力物力的來源，主要在前線。(十) 善於利用兩個戰役之間的時間休息與整訓部隊。修整的時間一般地不要過長，儘可能不使敵人獲得喘息時間。以上這些，就是人民解放軍打敗蔣介石的主要方法。這些方法，是人民解放軍在和內外敵人長期作戰中鍛鍊出來，並完全適合我們目前的情況的。蔣介石匪幫及美國帝國主義的在華軍事人員，熟知我們的這些軍事方法。蔣介石曾經多次召集他的將校受訓，將我們的軍事書籍及從戰爭中獲得的文件發給他們研究，企圖尋找對付的方法。美國軍事人員則向蔣介石建議這樣那樣的消滅人民解放軍的戰略戰術；並替蔣介石直接訓練軍隊，接濟軍事裝備。但是所有這些努力，都不能挽救蔣介石匪幫的失敗。這是因爲我們的戰略戰術是建立在人民戰爭這個基礎上的，任何反人民的軍隊都不能利用我們的戰略戰術。在人民戰爭的基礎上，在軍隊與人民團結一致，指揮員與戰鬥員團結一致、及瓦解敵軍等項目標的基礎上，建立起人民解放軍的强有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這是戰勝敵人的重大因素。當着我們避開優勢敵人的致命打擊，並轉移軍力求得在運動中殲滅敵人，而主動地放棄許多城市的時候，我們的敵人是興高彩烈了。他們認爲這就是他們的勝利和我們的失敗。他們被一時的所謂勝利冲昏了頭腦。張家口被佔領的第二天，蔣介石即下令召集他的反動的國民大會，似乎他的反動統治從此可以安如泰山了。美國帝國主義分子也手舞足蹈，似乎他們將中國變爲美國殖民地的狂妄計劃，從此可以毫無阻礙地實現了，但是，隨着時間的推移，蔣介石及其美國主子的腔調也發生了變化。現在

是一切內外敵人都被他們的悲觀情緒所統治的時候。他們嗷嗷歎氣，大叫危機，一點歡樂的影也子看不見了。十八個月中，蔣介石的前線高級指揮官，大部份因為戰敗被撤換。這裏有鄭州的劉峙，徐州的薛岳，蘇北的吳奇偉，魯南的湯恩伯，豫北的王仲廉，瀋陽的杜聿明、熊式輝，北平的孫連仲等人。負指揮全部作戰責任的蔣介石的參謀總長陳誠，亦被取消此種指揮職權，降為東北一個戰場的指揮官。而在蔣介石自己代替陳誠擔任全局指揮的期間，却發生了蔣軍由進攻轉入防禦，人民解放軍由防禦轉入進攻這樣一個局面。蔣介石反動集團及其美國主子，現在應當感覺到他們自己的錯誤了。他們將日本投降以後一個長時間內，中國共產黨代表中國人民的願望，力爭和平反對內戰的一切努力，看作是胆怯與力量薄弱的表現。他們過高估計了自己力量，過低估計了革命力量，冒險地發動戰爭，因而落在他們自己佈置的陷阱裏。我們敵人戰略打算是澈底地輸了。

敵我力量發生根本變化解放戰爭進入新轉折點

中共中央負責人

評中國軍事形勢

指出再有一年左右就可能從根本上打倒國民黨反動政府

【新華社陝北十四日電】中共中央負責人評中國軍事形勢稱：現已進入一新的轉折點，即戰爭變力量對比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人民解放軍不但在質量上早已佔有優勢，而且在數量上現在也已經佔有優勢。這是中國革命的成功和中國和平的實現已經迫近的標誌。國民黨軍在戰爭的第二年底，即今年六月底，總數約計尚有三百六十五萬人。這個數目，對於一九四六年七月國民黨開始發動全國性內戰時期的四百三十萬人來說，是少了六十五萬人。這是由於國民黨在兩年戰爭中雖然被殲被俘和逃亡了大約三百〇九萬人（其中被殲被俘爲二百六十四萬人），但因國民黨在此期內補充了約二百四十四萬人，故虧短數尚只有六十五萬人。最近則起了一個突變。經過戰爭第三年度的頭四個月，即今年七月一日至十一月二日瀋陽解放時，它即喪失了一百萬人。四個月內國民黨補充情形尚未查明，假

定它能補充三十萬人，虧短數爲七十萬人。這樣國民黨全軍包括它的陸海空軍正規軍非正規軍作戰部隊和後勤機關都在內，它現在只有二百九十萬左右的人數。人民解放軍，則由一九四六年六月的一百二十萬人，增至一九四八年六月的二百八十萬人，現在則又增至三百餘萬人。這種情況，就使國民黨軍在數量上長期佔有的優勢，急速地轉入了劣勢。這是由於四個月內全國各戰場人民解放軍英勇作戰的結果，而特別是南線的雕杞戰役、濟南戰役，北線的錦州、長春、遼西、瀋陽諸戰役的結果。國民黨的正規軍，因爲它拚命地將非正規軍編入正規軍內，至今年六月底尚有二百八十五個師的番號。四個月內，即被人民解放軍殲滅了營以上部隊合計共八十三個師，其中包括六十三個整師。這樣，就是我們原來預計的戰爭進程，大爲縮短。原來預計，從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約需要五年左右時間，便可能從根本上打倒國民黨反動政府。現在看來，只需從現時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時間，就可能將國民黨反動政府從根本上打倒了。至於在全國一切地方消滅反動勢力，完成人民解放，則尚需較多的時間。敵人是正在迅速崩潰中，但尚需共產黨人、人民解放軍和全國各界人民團結一致，加緊努力，才能最後地完全地消滅反動勢力，在全國範圍內建立統一的民主的人民共和國。

全殲反動軍隊爲期不遠

專制王朝瀕於覆沒

蔣賊完全絕望還要蠻幹到底

【新華社陝北十四日電】中國最後一個專制王朝蔣介石政府，正在像一隻破船一樣地從歷史上沉沒。蔣介石雖已完全絕望，仍然決定要打到底。蔣介石所謂要打到底就是他不願投降，寧願將他現在還剩下的二百幾十萬軍隊打光。就令如此，人民解放軍消滅全部反動軍隊的日子已經不遠了。戰爭第三年的頭四個月，國民黨已經喪失一百萬軍隊，其中約有五十萬是在十月份喪失的。約有四十萬喪失於東北。十一月份的災難不會比十月份輕。徐州戰場的崩潰，數十萬軍隊的覆沒，現正等待着國民黨。而更重要的，則是喪失徐州等於喪失整個長江以北，等於喪失國民黨軍隊的最後脊骨，因此，國民黨正在努力掙扎。當蔣介石假裝慷慨地把華北的指揮權交給傅作義，把武漢和徐州的指揮權交給白崇禧的時候，他是看到長江以北已經完了，打算把自己的嫡系撤退到長江以南去。但是他的計劃已經來不及實現。南線和北線，蔣介石都沒有什麼完整的戰線了。北線的太原、保定、承德、大同、歸綏諸點早已互相不能聯結了。北平、天津、唐山、張家口諸點的聯結亦時被破壞。南線也是如此，徐州、漢口、西安三大中心已經不成一條什麼戰線。這只是三個據點及在這三個據點附近擺了三堆軍隊，當

然不成什麼戰線了。長江以南，國民黨的戰線還沒有建立，並且是建立不起來的了。對於這種形勢，不但蔣介石的左右，而且連蔣介石自己在內，無不極度悲觀。十月十六日上海出版的刊物「新聞天地」稱：蔣介石由滬回平，聞錦州失守，極度悲痛，召開軍事會議，謀求「死裏求生」。其他消息稱：遼西廖耀湘兵團全軍覆沒後，蔣介石在北平吐血，回南京後又連續吐血。蔣介石回南京以後，一方面是面對着徐州的危急情況，另一方面是面對着金圓券和限價崩潰後經濟戰線特別是糧食的危急情況。上海的米價一週內由每石八十金元漲到一千八百金元，南京的米荒使十日一天內一百家米店被搶。南京行政院長一職自翁文灝辭職後至今無人敢就。南京的要人們紛紛準備向兩廣及台灣逃難，並談論着遷都廣州的問題。李宗仁、何應欽、白崇禧之流正在活動着逼迫蔣介石「下野」。爲了準備下一步，爲了奪取「反蔣」的領導權，蔣介石嫡系中的某些分子也參加了這個活動。被稱爲官方反動派的特務分子「立法委員」劉不同，公開著文主張蔣介石出國並「恢復和平」。他們的目的是想用「和平」的方法替反動派保留下一些力量，因此他們的活動，與人民反對反革命內戰的鬭爭所遭遇者相反，並未受過禁止。但蔣介石現在還不願接受他們的建議。蔣介石在八日發表演說稱：「我個人平生做事的態度是一件事不開始則已，一開始就一定要求其成功；任何職責不輕易擔任，一經擔任就決定負責到底。」這就是說，「你們要我下台，我是不想下台的」。蔣介石安慰他的部下說：「這次東北軍事雖然失敗，但在關內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的基礎絲毫沒有動搖。與共匪實力比較，仍然居於優勢」。這只是在說說，蔣介石的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的基礎，根本上已在崩潰，他的什麼「優勢」已經不存在了。

舊中國在滅亡，

新中國在前進

——新華社社論——

11

蔣介石統治中國二十一年所追逐的最後一齣戲，已經演過了。從三月二十九日到五月一日，他在南京召集了一群嘍囉和傀儡開了所謂『國民大會』，由這個大會『選舉』了他當『總統』。但是這齣戲是演得這樣難堪，以致人們不知他們是在作喜事，還是在出喪。所有蔣管區一切中外報紙刊物和通訊社，包括國民黨各派的報紙刊物通訊社在內，毫無例外地每日不停地宣揚和嘲笑着『國大』的各種醜聞。『國大』的內部充滿了分崩離析，充滿了混亂和絕望，甚至蔣介石也責備他的『國大代表』不堪爲『憲政模範』，而『國大代表』也反責蔣介石的報告隱瞞了戰爭的真相。他們互助辱罵毆打，同時又一致地反對人民，作出這種或那種反對人民的決議。但這正如一個外國記者所說：『代表們發出壯言豪語，猶如受驚嚇的孩童走過墳場時吹口哨一樣。』他們在人民民主革命高潮面前，是如此驚慌和絕望地來使蔣介石粉墨登場的。難道不是嗎，連蔣介石的主子美帝國主義者，不也在盤算着使蔣介石當選爲大總統後，在某種時機就下野出洋嗎？

全國人民，對於蔣介石開所謂『國大』，當所謂『總統』，完全不加注意。人民所注意的，只是

怎樣迅速地打倒蔣介石。解放區的人民，正在積極發展着勝利的人民解放戰爭，僅僅在「國大」期間，就解放了延安、洛陽、瀋陽、離縣等五十多座城市。蔣管區的人民，正在繼續着反飢餓、反壓迫運動；特別是學生運動，從「國大」開幕時起，就以北平爲起點，開始了新的高漲，而到了蔣介石被「選」爲「總統」以後的五月四日，上海的學生就以當衆焚毀美國侵略者和中國獨裁者的畫像作爲「慶祝」。可以肯定地說：在不久的將來，中國人民就要把這個「行憲政府」及其製造者送到他們自己掘好的墳墓中去的。

蔣介石爲什麼落到這種下場呢？這就是因爲蔣介石是中國最腐敗反動的封建買辦集團的代表，這個集團堅決地執行着賣國、內戰和獨裁的反對人民的政策，堅決地執行着反對人民先鋒隊——共產黨的政策。早在三年以前，在一九四五年四月，毛澤東同志就在「論聯合政府」一書中提出了警告說：「任何政府，如果把共產黨排斥到門外，那是一件好事也做不成的，這就是中國進到了新民主主義的歷史階段的基本特點。……八年抗戰，雖然國民政府直到今天，因爲有一個日本侵略者站在面前，還沒有向共產黨公開宣佈全面戰爭，還只用局部戰爭、特務鎮壓、封鎖、諷刺、準備內戰及不許組織聯合政府等方排法斥共產黨，但是他已經給自己造成了這樣的形勢：越排斥共產黨，就越走下坡路。如果今後還要排斥下去，那就是準備將下坡路走到底。」蔣介石集團在一九四六年一月由於人民和共產黨的督促，曾經召開和參加了政治協商會議，表示願意同共產黨及其他民主黨派合作，並因此而在某種意義和某種程度上引起中國人民對它的最後一次希望。但是後來的事實表明了這只是一場欺騙，背信棄義的蔣介石，撕毀了停戰協定，發動了全面內戰；撕毀了政治協商會議決議，召開了分

裂的獨裁的偽『國大』。蔣介石及其支持者美帝國主義幻想美國的援助可以使他爲所欲爲，但是任何數目的美元和飛機大炮，終於沒有能够改變毛澤東同志的科學的預言——越排斥共產黨，就越走下坡路。蔣介石在一九四六年十月排斥共產黨，單獨發出『國大』召集令的時候，他就已經在人民中把自己孤立起來，而走了下坡路。然而他當時還迷惑於暫時的軍事進展，還幻想着他前面的良辰美景。但僅僅隔了一月，當他實行召開所謂『制憲國大』的時候，他的短促的好夢就完全破碎了。到了這一次召開所謂『行憲國大』，當所謂『大總統』，宣佈他所統治的中國爲『憲政國家』的時候，就已經是他的統治走向滅亡的時候。蔣介石就是這樣把下坡路走到底的。這就是這次南京醜劇中一切混亂和絕望的總根源。

13

反動的統治階級，當着自己的統治受到人民反對並發生危機時，常常撤換他們已經喪失信心的政治上的代表人物，而用反動面貌尚未完全暴露的或在人民中尚保有某些幻想的代表人物去代替，以便緩和人民的反對，麻痺人民的警惕性，繼續維持他們的統治。蔣介石所代表的統治階級今天眼看着自己的統治已走向滅亡，他們也極想這樣辦，企圖找一個『適當的』人物代替那人人痛恨的蔣介石進行統治。這就是胡適曾經被提出爲可能的『總統』候選人，和李宗仁被選爲『副總統』的原因。這就是美帝國主義及國內某些反動報紙竭力吹噓胡適和李宗仁的原因。對反動統治階級來說，今天如果能够找出一個反動面貌尚未完全暴露或在人民中尚保有某些幻想的人物，去代表蔣介石進行統治，那確是一種較爲狡猾的對反動統治階級爲有利的做法，但中國的反動統治階級竟是腐敗和絕望到這種地步，他們硬是找不到一個比較『適當的』人物去代替蔣介石，結果還是不能不拿出這個人人痛恨的蔣介石

當「總統」，並依靠他來維持他們的搖搖欲墜的統治。反動派現在所能增加的花樣，僅僅是用所謂「反蔣」的李宗仁來做「副總統」。據說中美反動派是準備在適當時機以李宗仁去代替蔣介石的。然而，這又有什麼用處呢？在李宗仁統治人民的紀錄中，在人民對於李宗仁的認識中，李宗仁不但是與蔣介石同樣的反革命，而且是蔣介石的長期反革命合作者。李宗仁的所謂「反蔣」與人民的反蔣毫無共同之點，人民對於他沒有抱着任何幻想。因此，中美反動派即使真的用李宗仁來代替蔣介石，也完全騙不了中國人民。

當然中美反動派的陰謀是不會這樣就停止的。在李宗仁也不能夠維護他們的統治的時候，他們還會找到胡適或其他的人物。政學系大公報最近所掛出的『自由主義』招牌，和宋子文的部下錢昌照之流在『第三條道路』的口號下所發動組織的社會經濟研究會，以及其他類似的活動，還會在那種情況下招搖過市，蒙蔽群眾，用新的姿態來保存反動統治的實質。特別在蔣介石已經倒台，蔣軍主力已經消滅和潰散的時候，反動派還會採取某種隱蔽政策，甚至找到今天反蔣陣營中的某些不堅定的人物作為他們的護身符，來隱蔽和聚集自己的力量，以待他們認為適當的時機一到，就使反動派的勢力捲土重來。因為在那樣的時候，人人痛恨的蔣介石已經下台，反動派又採取了隱蔽政策，一部份人民的警惕性就有鬆懈的可能。因此，我們今天就應該預先告訴人民，就應該不斷揭露反動派的各種陰謀，以便把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進行到底。新民主主義革命不只是一要澈底推翻蔣介石個人的統治，而且要澈底推翻蔣介石統治的基礎，即澈底肅清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特權以及中國的封建主義與官僚資本主義的制度，使任何蔣介石式的統治永遠不能復活，永遠不能借屍還魂。

黨向全國人民指示正確的奮鬥方針，正當偽『國大』閉幕的五月一日，中共中央發出了時局的口號，號召打到南京去，活捉偽總統蔣介石；號召鞏固與擴大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反對官僚資本主義的統一戰線；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這些口號，配合着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民主運動的前進，十分明瞭地畫出了中國人民的道路。毫無疑問的，中國人民必須將革命戰爭堅決進行到底，因為發動戰爭的敵人還沒有解除武裝。毫無疑問的，中國人民必須澈底消滅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因為這是人民得以自由和平生活的前提，同樣毫無疑問的，在中國人民和人民敵人的生死鬭爭中間，沒有任何『第三條道路』存在，中國現在只有在兩條道路：或者是繼續保存人民敵人的武裝和特權，這就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領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賣國內戰獨裁路線；或者是消滅人民敵人的武裝和特權，這就是工人、農民、獨立勞動者、知識份子、自由資產階級和其他愛國份子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人民民主路線。凡以保存人民敵人的武裝和特權為實質的運動，無論是從那個角落來的，也無論是打着什麼旗號，都不是什麼『第三條路線』，而只是反革命路線在日暮途窮時的化形。一切主張消滅人民敵人的武裝和特權的人們，只有一條區別於反革命路線的共同道路，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道路，這就是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統一戰線的道路，這就是新的政治協商會議的道路。中國歷史現階段的基本特點，決定了中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不能參加中國民主的行列，決定了這個行列只能由無產階級及其政治代表中國共產黨來領導。從一九四六年的政治協商會議失敗以來，兩年間的歷史，雖然只是短短兩年的歷史，却把這個真理證

明得如此生動，如此豐富！中國人民現在普遍地由自己的經驗認識這個真理了，這就保證了反動派的舊中國不能不滅亡，人民的新中國不能不勝利。

【新華社陝北廿三日電】

慶祝瀋陽解放

慶祝東北解放

★東北日報社論★

全東北人民的熱烈希望已經成爲事實，蹂躪東北人民三年之久的蔣介石匪軍已經受到最後裁判，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日這個富有歷史意義的偉大日子，瀋陽解放了！全東北解放了！全中國最重要的工業城市和物產最豐富的東北地區，從此將永遠地屬於人民了！十一月初二，這是東北人民的另一個『八一五』，全東北人民最可慶賀的狂歡節！

我們對解放戰爭中英勇犧牲的先烈，表示深沉的哀悼和紀念，你們爲人民的事業流血犧牲，你們的精神永遠不朽！我們向林彪同志領導下的東北人民解放軍全體指戰員致最高敬意，你們的英勇善戰，保衛了東北人民的利益。我們向東北全體黨政軍民的黨與非黨幹部致敬，你們堅持了各種不同崗位的工作，保證了東北解放區的勝利發展。我們向東北最廣大的工農群眾及各階層愛國人民致敬，你們在

前方參軍參戰，在後方努力生產，對東北解放戰爭的勝利，起了決定作用。我們要特別感謝毛主席、黨中央、及東北局的正確領導，我們是在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指導和鼓舞下，在東北局的直接領導下，獲得了解放瀋陽和全東北的偉大勝利。

瀋陽和東北的解放，不但在東北標誌着一個新時期的開始。而且使美帝國主義及蔣介石反動派是受了如何沉重的打擊，也將很快會有事實的說明。

『八一五』光復以後，蔣介石匪軍在美帝國主義的直接支持下，給東北人民帶來了二滿洲的統治及戰爭的災害。當他們耀武揚威地坐着美帝國主義的飛機和軍艦來到東北時，曾經夜郎自大，不把東北的人民和東北人民的軍隊放在眼內，他們以為依靠了美國的槍砲武器，就可在東北橫行無阻，戰勝一切，任意奴役東北的人民。但無情的事實却偏偏與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所設想的完全相反，在兩年多的東北人民解放戰爭中，美帝國主義派來進攻東北人民的美械化兵團，却從來不能打勝仗，蔣介石和他的美軍顧問團盡了最大的力量，只是無數次地充當了東北人民解放軍的最好的運輸隊，假使東北人民解放軍現在能够有更好的武器可以打擊國民黨反動派的軍隊的話，那麼蔣介石和美軍顧問團的輸送功勞是不小的。特別是這一次秋季功勞，為時僅僅一月，就使將匪四十萬以上的美械主力全軍覆沒，瀋陽及東北全部解放，美帝國主義及蔣介石匪幫所竭力投擲到東北來的血腥賭注，是全部輸光了。

在此次秋季攻勢中，我軍殲滅敵人如此衆多，如此迅速，如此完滿徹底，而具有美械裝備的敵人則像豆腐似的如此不堪一擊，所謂『美械化兵團』如何了不起的神話，可說已經完全揭穿西洋景了。

蔣介石賭上了百萬大軍到東北戰場，現在却連人帶棺丟得精光，再也見不到他們回去，不知道對他的美國爸爸，他將如何交代？

當然，蔣介石還可寄希望於更多的『美援』，美帝國主義也可寄希望於蔣介石在失掉東北以後，還能保持得住華北、華中、華東；但中國人民也有權利可以相信『美援』沒有能夠挽救得了人民公敵蔣介石在東北的命運，同樣也將挽救不了他在全中國的命運。

美國裝備起來的蔣匪軍隊在東北全部被殲以後，東北的戰爭因素，也就同時被撲滅，東北人民已用了自己的力量，在東北取得了真正的和平！日寇支持下的偽滿統治，是早已在偉大蘇聯紅軍的打擊之下而去不復返了；美帝國主義支持下的蔣介石二滿洲統治，現在也在東北人民解放軍的殲滅打擊之下而去不復返了。這是東北人民空前偉大的勝利。

當然，我們不應忘記現在東北雖然已經完全解放，但全國還沒有最後解放。東北解放區不是也不能孤立地存在，在全國人民解放戰爭的最後勝利沒有到來以前，我們和美帝國主義指使下的國民黨反動派的鬭爭，就沒有結束。正像過去其他兄弟解放區的英勇鬭爭，曾經有力的配合了我們東北解放區的英勇鬭爭一樣，今後我們也要竭盡全力，支援和配合其他兄弟解放區的英勇鬭爭。今後東北的野戰軍，還要長驅入關，和關內的兄弟部隊，並肩作戰，追殲蔣介石匪軍。而東北九省則雖已因東北蔣軍的消滅而變成後方、沒有戰爭存在，但我們對於支援神聖的人民解放戰爭的責任，不但沒有減輕，而且更加加重。東北人口衆多，物產豐富，是全國工業特別是重工業的重心，我們必須更加有計劃有組織的充分發揮東北偉大的人力物力；要用最大的努力，加強東北的經濟建設工作，特是要迅速恢復和

發展東北的工業生產，以便更有力的支援前線，加速全國解放戰爭的最後勝利。

同志們，瀋陽解放後，東北已處在一個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轉變，我們必須更加兢兢業業，戒驕戒燥，在黨中央和東北局的堅強領導下，來迎接擺在我們面前的新的偉大任務。進關作戰的東北野戰軍，則須和關內的兄弟部隊親密團結，並虛心學習，力戒驕傲。在東北後方工作的同志，則須努力提高理論水平思想水平，學習新的知識新的技術，以適應新的工作環境，完成新的工作任務。

瀋陽解放萬歲！東北解放萬歲！全中國解放萬歲！

消滅蔣介石

打碎蔣家小朝廷的全部統治機構

陳伯達

這是拙稿「人民公敵蔣介石的最後一章」，該書現已全部排印，不日可以出版。——作者記。

19
毛澤東最近劃時代的大革命文告指出來：「一九四七年十月，人民解放軍宣言，其中說：『聯合工農兵學商被壓迫階級、各人民團體、各民主黨派、各少數民族、各地華僑及其他愛國份子，組成民族統一戰線，打倒蔣介石獨裁政府，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這就是人民解放軍的、也是中國共產黨的最基本的政治綱領。』這也就是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所說的，各革命階級的聯合民主專政，一切

反壓迫反封建的人們聯合專政的民主共和國。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必須以各革命階級聯合的民主政權代替大地主大買辦的法西斯獨裁政權。中國人民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要消滅蔣介石、同時將是要消滅蔣介石這個大封建奴隸主、與大洋行買辦的法西斯王朝的全部基礎。正如毛澤東所分析：這個反革命王朝的經濟基礎是封建半封建的土地制度、與封建買辦的官僚壟斷資本制度，而它的政治基礎便是那軍閥的、官僚的、特務的全部統治機構。

由於蔣介石反革命王朝在中國人民經常不斷的革命襲擊之中，它在社會中極端孤立，所以它那一套繼承滿清皇朝與北洋軍閥而來的軍閥的、官僚的、特務的吸血機構，不斷擴充到極端驚人的龐大、並與四大家族的財富成正比例的發展，蔣介石反革命的軍事機構的人數龐大到四百多萬，還有其他形式的或公開的或秘密的如警察、憲兵與特務的武裝，蔣介石反革命的官僚機構，就蔣家「中央」小朝廷來說，據一九四六年四月間西安報載如下：「『中央』公務員在滿清末年不過一萬人，民國初元亦不過兩萬人，抗戰前八萬人，在三十五年一月已達二十七萬人，公役十三萬人，近月以來添設機關不少，如西北武漢等行轅各綏靖公署、物資局等，截至四月十日止中央公務員將達三十萬人，公役十五萬人，養官役五十萬，足等於養兵二百萬。」就蔣家朝廷的地方政府來說，據一九四七年十月間北平報載，「目前地方政府的組織和編制比較八年前，的確已擴大了很多，例如省政府在廿八年秋季以前，有民、財、教、建四廳和秘書、保安二處，職員合計四五百人，但現在的省政府則除上述四廳二處外，尚有警務、會計、田糧、社會、農林、衛生、合作、新聞、人事等處，地政、水利、考核等局，再加上在省政府公署辦公以外的十餘機關，總計有卅餘單位，職員多至三四千人，又如甲等縣的縣政

府在卅八年秋季以前只有三科一室，職員廿餘人，現在則有七科八室，職員增至二百餘人，縣以下的組織，自新縣制實行後，區署以下有鄉鎮公所，每所有正副鄉鎮長各一及幹事書記等十餘人，鄉鎮以下有保公所，每所有正副保長各一及幹事若干人，如（電碼不明二字）省在半年內，就添了縣政府職員約萬餘人，區長、指導員、正副鄉鎮長、幹事、書記等二萬餘人，正副保長和幹事十幾萬人，真算洋洋大觀了，」這裏所列舉的數字是還沒包括甲長在內的。據一九四六年有的報紙載蔣政府的官員比一九三七已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但按照各種材料看來，增加的數字比這個估計大得多了，大體上蔣家的官僚機構從偽「中央」到保甲，所有的官僚包括有一千數百萬人，是一個最低的數字，至於蔣介石的反革命和特務機構，這是蔣介石在中國一切封建買辦王朝中的罪大惡極的新作品，是蔣介石封建買辦的法西斯主義的特別記號，至少也包括有百數十萬人，還有許多國民黨員及三青團員，雖然不就是職業的特務，但是也被脅迫作些特務的工作，蔣介石反革命王朝，就是依靠這樣古今中外特出的龐大的軍閥的、官僚的、特務的統治機構，並聯系各種城狐社鼠和土豪劣紳以便和人民作戰，掠奪人民，保護四大家族的財富，把中國人民壓得喘不過氣來，同時也把人民的仇恨步步地與大量地集中起來，以便打倒蔣介石王朝。當然蔣介石一切反革命的統治機構內，除了那些軍閥、反動政客、貪官污吏以及死心塌地的特務之外，但多人是被迫爲四大家族服役的，蔣介石反革命軍隊中的士兵，都是窮苦老百姓被綁去當的，各級官僚機構內很多人，也僅是爲的混飯吃，並不一定存心做壞事，也有不少真正存心良善還忍去做過壞事的，由於四大家族殘暴的壓迫和剝削，並當蔣介石反革命王朝在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走上大崩潰這個時候，不僅蔣軍士兵們更加飢寒交迫，而蔣家政府及蔣家軍內很多中下

級的官員家屬，也陷在飢寒交迫的境遇裏面，而求謀自己的出路與生路；所以在蔣介石王朝一切反革命機構內，也正在醞釀着對於蔣介石王朝的大反叛。

完全打碎蔣介石那全套反革命的軍閥的、官僚的、特務的統治機構，而由人民及人民的代表直接掌握全部國家統治的權力，這就是消滅蔣介石反民族反人民的反革命政治制度，這樣就不但消滅了蔣介石王朝，而且使蔣介石倒了之後，永遠再沒有可以繼起之人。辛亥革命時候滿清朝廷雖然倒了，但袁世凱却利用了滿清朝廷的軍閥的、官僚的統治機構再起反革命；大革命時候北洋軍閥雖然失敗了，但蔣介石却利用了北洋軍閥的統治機構再起反革命。（電碼不明六字）的大教訓，所以如果沒有根本打破蔣介石反革命的全部軍閥的、官僚的、特務的統治機構，如果沒有在全國建立中國人民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權力，我們的革命就決不能停止，決不能有最後的勝利，而消滅封建半封建的土地制度、和消滅封建買辦的官僚壟斷資本制度，乃是打碎蔣介石全套反革命統治機構的經濟基礎。

政治協商會議的失敗，加重說明了只要蔣介石那一套反革命的軍閥的、官僚的、特務的統治機構一日存在的話，那末所謂「和平」、所謂「民主」的決議都只能是白紙寫黑字的東西，而帝國主義的侵略一定是和那反革命的統治機構聯結在一起的，那一套反革命的統治機構，依靠帝國主義的援助而存在；同時帝國主義的侵略也就經過那一套反革命的統治機構而向中國擴張。適應於大地主大買辦的經濟基礎而形成的軍閥的、官僚的、特務的上層統治機構，並不一定要由一個固定的人來代表，他可以由慈禧太后來代表，可以由袁世凱來代表，可以由段祺瑞來代表，可以由曹錕、吳佩孚來代表，可以由蔣介石來代表，總之任何流氓混蛋、烏龜王八，只要有個適當的機會，都可能被帝國主義者和中國反

動派提拔起來，或叫「皇帝」或叫「總統」，或在昨天叫「總統」今天叫「皇帝」，或在今天叫「國民政府主席」明天叫「總統」，問題是制度，有那種封建的與半封建的、殖民地的或半殖民地的經濟制度存在，便有和那種制度相適合的人出來，但是由那一個人出來便是偶然的東西，這就說明了爲什麼像蔣介石那樣殺人越貨的無賴的流氓和陰險毒毒的交易所經紀人，竟然能够變成竊國大盜與賣國大盜，高壓在中國人民頭上達廿年之久；同時那種制度不但不一定由一個固定的人來代表，並且也不一定由一個人來代表，只要那種制度繼續存在，集中的袁世凱死了，也可以由分散的袁世凱來代表，而現在美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奴隸主與大洋行買辦，當蔣介石這個末日的時候，也正在尋找空隙進行陰謀，企圖在保存蔣介石的全套軍閥的、官僚的、特務的統治機構的前提下，準備於最不得已，暫時叫蔣介石下野，用幾個分散的蔣介石以代替集中的蔣介石，以求迷惑視聽，和緩中國人民今天的革命進攻，而後再看情形，叫集中的蔣介石在明天再登基復辟，蔣介石玩弄過兩次所謂「下野」的把戲，一次在一九二七年八月，第二次在九一八事變之後，現在正想玩弄第三次，但中國人民已有百年來的經驗，特別是第一次大革命、十年內戰、抗日戰爭以及日本投降以後停戰協定和政治協商會議，這幾個偉大時期的經驗，所有這些經驗，已在毛澤東極端堅定的理論與政策中集中起來，中國人民將不再上當了，中國人民在毛澤東領導下，必須把革命進行到底。

蔣介石的政治觀念，是擴大的奧法西斯化了的袁世凱的政治觀念，這種政治觀念就是依靠帝國主義的反人民的無限獨裁權力與武裝的反革命，這種政治觀念是反映了中國封建的半封建的殖民地的或半殖民地的經濟制度，又是反映了在這種經濟制度上的軍閥的、官僚的、特務的政治制度，要消滅

這種反革命的政治觀念，首先要消滅這種反動的經濟制度與反革命的政治制度，而要消滅這種反動的革命的經濟制度與政治制度，根本的動力就是以農民土地改革爲基礎的武裝的革命，這是偉大的毛澤東思想：「中國革命的特點同時又是優點，是武裝的人民反對武裝的反革命。」毛澤東每天寢宿不忘地把握着這個偉大的道理的，蔣介石反革命制度的中心力量是他那反革命的武裝，撲滅蔣介石武裝的反革命，才能消滅蔣介石所代表的制度，因此中國革命鬭爭的主要形式乃是武裝的鬭爭，以人民的武裝反對武裝的反革命，把反革命的武裝打碎到底，如果沒有達到完全打碎蔣介石反革命的武裝目的，就無法完全打碎蔣介石那全套的軍閥的、官僚的、特務的統治機構。

孫中山的北上宣言說：「凡武力與帝國主義結合者無不敗，反之與國民結合以速國民革命進行者無不勝。」事實證明孫中山這個論斷的完全中肯。蔣介石所領導的反革命軍隊是與美國帝國主義結合，結果無不敗。毛澤東所領導的革命軍隊，是與人民結合爲人民自己的軍隊，結果無不勝。現在中國人民的任務，就是加緊援助和配合前進中的偉大人民解放軍，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中國人民活捉人民公敵蔣介石，最後打碎蔣介石的反革命王朝已到了時候了。

二十年來，在中國的兩條道路——毛澤東的道路與蔣介石的道路的生死鬭爭，誰勝誰敗的問題，已完全確定了，勝利者是毛澤東的道路，失敗者是蔣介石的道路，毛澤東的道路是中國的獨立、自由和富強。蔣介石的道路是中國的滅亡。這兩條道路，是百年來中國人民與反人民革命鬭爭的兩條道路，而集中於二十年來一個以毛澤東爲首的革命營壘，一個以蔣介石爲首的反革命營壘之間的鬭爭。毛澤東道路的勝利，這就是中國人民的完全勝利，這就是中國殖民地的或半殖民地的，封建的或半封建

的經濟政治制度的完全終結，這就是蔣介石政治觀念的完全終結，毛澤東所說的人民解放軍向國民黨統治區的大進攻，乃是「一百多年以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也就是說爲全世界帝國主義二十年來所扶植——特別是美國帝國主義數年來所一手盡力扶植的在中國的走狗——蔣介石的敗亡，帝國主義在的中國奴役也將一去而不復返了。

毛澤東號召：「現在全世界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走向滅亡，全世界社會主義與民主主義走向勝利的歷史時代，曙光就在前面，我們應當努力。」是的，經過中國人民流灑無數的赤血、犧牲無數的生命，經過中國人民舵手毛澤東智勇無雙的啓發，中國大陸上正在放射光芒無邊的曙光，中國民族正在新生，全體中國人民必須再接再勵迎接毛澤東的號召，把革命進行到底，完全粉碎帝國主義與蔣介石所有的鎖鍊，而中國人民所得到的就是整個偉大的中國。

（一九四八年一月底完稿）

蔣介石盜賣中國的新二十一條件

陳 伯 達

毛澤東同志最近關於中國大革命的檄文「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說到「以蔣介石爲首的中國反動派，和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汪精衛的一模一樣，充當美國帝國主義的走狗，將中國出賣給美國，發動戰爭，反對中國人民，阻止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前進。」現將拙稿「人民公敵蔣介石」這一節，

先在報紙上發表出來，供作大家研究毛澤東同志這個大革命檄文的參考——作者記。

蔣介石進行內戰的社會基礎，是封建與買辦的制度，但所依靠的主要力量在外而不在內，如果沒有美帝國主義對蔣介石的援助，中國人民早就可以輕快地掃除了蔣家朝廷這一堆垃圾。爲着維持封建奴隸主與大洋行買辦這個搖搖欲墜的最後王朝，以便美國帝國主義獨佔中國，美帝國主義者援助蔣介石的內戰，用了一切的方法。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二日，在日本投降之後，杜魯門宣稱一切租借法案的契約，不再繼續。可是爲着支持蔣介石反人民的戰爭，杜魯門就自食其言，於十一月十五日宣稱：對國民黨的租界法案，將再延長，上海密勒氏評論報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社論，介紹過美國「民主遠東政策委員會」暴露美帝在華活動的一個小冊子，其中有些概括的材料：

「該委員會對戰後租界法案的總結是：

「根據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七日，紐約時報載：印緬戰區美國剩餘戰爭的物資總量五億美鈔，悉數售與中國，其中一億五千萬美金之軍火，包括七百架飛機，已經移交清楚；

「根據杜魯門關於租借法案的報告，自日本投降起至一九四五年年底止，國民政府共收到租界物資六億零二百萬美金，包括價值六千八百萬美金的車輛，和五千萬美金的彈藥。

「此外美國還幾次允許將剩餘的物資售與中國，一項是一九四六年七月三十日售與的一億五千萬美金，一九四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出售於太平洋島嶼剩餘戰爭物資計八億二千五百萬美金。

「進出口銀行已借給中國的貸款，已知道的有兩筆，一筆爲五億六千萬美金。據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華爾街日報」所載，這筆貸款到一九四六年底，將用去三分之二；另一筆爲六千七百萬

美金的美棉貸款，這是美國新聞處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二日公告上發表的。

「一九四六年七月中，送給國民政府軍艦二百七十一艘。

以上所述，是美國在軍事上財政上援助國民黨政府的不完全的一個估計，然而有幾項是值得注意的，全部美國所裝備及訓練的中國軍隊數字，計二十二個軍五十七個師，共七十萬零七千人。此外還有幾個軍得到美國裝備，但未經美國訓練，還有已經訓練或正在訓練中的空軍和海軍數字，亦不包括在內。一九四五年十月六日，巴貝海軍上將宣佈：在青島已成立一海軍訓練所，已有三班畢業，每班一千人。自日本投降起一九四六年七月止，海軍士官有一千人以上在美受訓，此項計劃現仍繼續進行。根據航空委員會的周至柔說：自日本投降到一九四六年二月止，政府已派空軍士官二千四百人赴美，他說這計劃的費用，是由租借法案付出。

「據該會宣稱：自從日本投降起，美國政府設立了一個海軍訓練學校在青島，一個汽車訓練學校在南京，一個通信部隊訓練學校及一個工程訓練學校在昆明，若干降落傘部隊學校在昆明、南京、廣州和衡陽，一個特種工程師訓練學校在重慶，一個空軍訓練學校在杭州，一個空軍軍官學校在成都。

日本投降前的學校，還包括一個參謀訓練學校，一個步兵學校，一個砲兵學校，一個中美混合空軍學校，兩個中美聯合陸軍訓練學校，和五個中美特別訓練班，還將繼續辦下去。」

27
這一個很不完整的而且只說到一九四六年的賬單，說明了人所共知的蔣介石舉行大內戰的動力，但蔣介石則付給了美帝國主義以什麼代價呢？

第一、支出中國的領土權，讓美國軍隊駐在中國，給美國以陸軍基地。

第二、支出中國的領空權，讓美國飛機自由巡邏全中國，給美國以空軍基地。

第三、支出中國的領海權，讓美國海軍自由遊弋中國的領海，自由駐防中國的海港，給美國以海軍基地。

第四、支出中國的政權，讓美國干涉中國內政，承認美國對中國內政的最後決定權，由美國決定蔣家朝廷對內的各種政策，把蔣家朝廷各種政治機構放在美國顧問或其他名義的監督之下。

第五、支出中國的軍權，以軍隊美國化，代替「軍隊國家化」，把蔣家朝廷的陸空海軍，放在美國軍事顧問團的支配之下。

第六、支出中國的財權，由美國監督蔣家朝廷的財政，並把中國的金融系統變成美國金融系統的附屬品。

第七、支出中國的外交權，對外政策一切聽命於華盛頓，破壞在聯合國中保衛中國獨立外交的否決權，擁護美國帝國主義，保護日本侵略者的政策，允許日本漁船在中國沿海捕魚，在對日和約之前，恢復對日貿易，執行日本侵略者原來「工業日本農業中國」的計劃，充當美國戰爭販子的助手，挑撥第三次世界大戰。

第八、支出中國的警察權，讓美國憲兵駐在中國巡邏，有的地方實行「中美警憲聯合勤務組織」，中美警憲聯絡室，與美國合作訓練特務，合辦所謂「中美合作所」與所謂「中美聯合特務訓練班」，以使美國控制蔣家朝廷統治下的警察憲兵與特務。

第九、支出中國的司法權，復活治外法權；例如：與美國協定「一切美國軍事人員，在華如犯罪

事案件皆交由其本國軍事法庭，軍事當局單獨裁判，和變相的領事裁判權；例如：組織所謂：「中美商務公司委員會」。

第十、支出中國的人權，讓美軍在中國領土內以自由屠殺、姦淫、侮辱中國人為取樂。

第十一、承認美國在中國居民的普遍的自由權，許其在中國領土全境內，自由居住、旅行、經商，以及經營其他一切事業，不僅與中國人平等待遇，並且享有中國人民所沒有的特權，即把中國變成美國人的中國。

第十二、承認美國在中國的自由偵察權與空中攝影權，供給美國全部國家秘密。

第十三、支出中國工礦權，允許美國投資一切工礦業，以便美國金融資本自由在中國進行獨佔和「開發」，特別是經營軍事基地工業。

第十四、支出中國的農業權，準備由所謂：「中美農業技術合作團」進行「中美一起管制農業生產」的計劃。

第十五、支出中國的漁業權，由美國經營壟斷中國漁業的生產。

第十六、支出中國的商業權，讓美國商品經過「合法」貿易與走私的各種形式，在中國進行獨佔的傾銷。

第十七、支出中國的海關權，放棄保護稅，並同意美帝國主義的要求，將海關作為向美國借款的抵押。

第十八、支出中國的內河航行權，讓美國摧毀中國的航業。

第十九、支出中國的鐵路交通權，由「中美合辦」粵漢路和滇川路開始。

第二十、支出中國的文化教育權，由美國經過對華文化教育的自由活動，與以教育基金的形式，控制中國的教育。

第二十一、承認美國對於中國的唯一「宗主權」，所謂：「其所享受之待遇無論如何，不得低於現在或將來所給予任何第三國之待遇」，即係公開把中國變為美國帝國主義獨佔的附屬國與殖民地。

一切中國的同胞們，這是驚心動魄的亡國滅種的新第二十一條，這是古今中外最大的拍賣。看中國的主權從陸上到海上，從天上到地下，從政治到經濟。從物質到文化，從現在到將來，還沒有被蔣介石拍賣在內的嗎？這二十一條絕大部份已公開，表現在分別的或比較集中的成文的條約，有的雖行還沒有經過公開的成文的條約表現出來，但事實上在蔣管區都條條步步實現了，絕大部分都是事實在先條約在後。蔣美所陸續公佈的條約，差不多都是對於業已存在的事實加以條約上的肯定而已。美蔣沒把這二十一條完全集中公開在一個條約上，因為他們所認為重要的是事實的實現，並有待於事實的步步推進，而且完全集中在一個條約上，就容易引起中國人民的警覺；但比較集中表現的條約也是有的，例如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四日簽訂的「中美商約」，即所謂「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這真是一把尖刀，刺入中國人的心臟。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出版的英國「政治家與民族」週刊上，這樣解釋過，「中美商約的締結，就是一個大而強的國家，摧毀一個經濟上落後國家的每道國防線，而且這就是支撐賣國的和反動的政府從事內戰，以達到掌握這個國家經濟命脈的代價。」事實上，這還估計的不完全，中美商約乃是美國帝國主義經過蔣介石的手，業已在軍事上、政治上、財政上、經濟上控制了中

國所表現的一種形式，一個方面的形式，美國帝國主義在軍事上、政治上、財政上、經濟上控制中國的事實，是因中美商約，必然又加強了美國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控制，這是中國從來沒有的奴隸契約，試拿民國五年日本帝國主義向袁世凱提出的二十一條，單和這一個「中美商約」相比吧！日本的二十一條所規定的特權，還有相當的範圍。又再試拿日本與汪精衛的密約單，和這一個「中美商約」相比吧！日本帝國主義在那密約裏面所規定的軍事的、政治的、經濟的特權，也還指出一定的地帶，但「中美商約」所包括的華國在中國的特權，却是包括了「中國領土全境內」，而其所反映的並不只是經濟的特權，實際上是反映了美國帝國主義在軍事上、政治上、財政上、經濟上、文化教育上享有一切特權，因為任何人都能够清楚，美國帝國主義如果沒有在中國取得軍事上、政治上與財政上控制的特權，要取得那種經濟的特權，便是不可能的。在「中美商約」後不久，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日，蔣介石簽訂了出賣全部中國領空權的「中美空中運輸協定」，一個協定接着一個協定，而每個協定都使蔣介石盜賣中國的新二十一條，補充了新的內容。公開的協定不够，加之以秘密的協定，秘密的協定不够，又輔之以公開的協定，大協定不够，補充之以小協定，小協定不够，又來一個大協定。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七日，蔣賊政府同意美軍駐在中國的照會，十月二十七日簽訂所謂「中美經濟協定」，十一月十日簽訂的「美國對華教育基金協定」，十二月八日正式宣佈的「中美海軍協定」，以及關於以海關抵押借款的秘密談判……等等，都是對於上述新二十一條的充實和更具體化。總之，人爲刀俎我爲魚肉，這就是一切蔣美協定的一切，而在實際上，美軍在中國的屠殺姦淫，已把中國人連比魚肉都不如。一九四六年初，天津的美軍當局，規定過中國人的價格，即美軍殺死一個中國人，一律賠償蔣

幣十萬元，死驢子一條則賠償十三萬五千元，因此聯合社記者說：『美軍發覺在這多產的（？）國家裏，人命是非常便宜的。』其實不知多少中國人，僅僅因為美軍要取樂或被殺死、或被碾死、或被拋擲水裏而死、或被姦淫而死……那裏有什麼「價格」？窮兇極惡的蔣介石，是把中國人無價出賣的。

人們都知道，袁世凱是賣國的大奸惡，日本第二十一條的第五號裏面的條文，主要是規定由日本掌握整個中國政治、財政、軍警、鐵道、交通與文化的大權，但袁世凱的答應，還有所顧忌，而日本帝國主義，也因爲怕一下子惹出亂子，結果對這第五號只寫成了「日後協商」。不管袁世凱如何奸險作偽日拙，也還知道他簽訂二十一條是得罪於天下及後世子孫，在所謂「密諭」裏面還寫出那是「敵國外患」，又寫出「心所謂危，涕泣而道，其毋忘五月五日之事」，而且當袁世凱在日及北洋軍閥執政時代，十二一條是沒有真正實現的，可是蔣介石何如，蔣介石的新二十一條賣盡了一切。孟子說：「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蔣介石却是一點羞惡之心也沒有，他賣得很「慷慨」，和袁世凱不同，蔣介石絲毫不認爲美國帝國主義獨佔中國是什麼「敵國外患」。按照蔣介石的「中央日報」社論，蔣介石認爲：「反美即是反祖國」，在蔣介石的字典中，「中國」早已不成爲獨立的地理名詞了。

愛國的同胞們，這就是蔣介石發動大內戰的實際內容，蔣介石是爲誰而向中國人民作戰，一九四六年英國輿論界會稱：「杜魯門是指揮蔣介石集團進行內戰的統帥。」一九四六年七月，白崇禧在新鄉召開高級軍官會議說：「馬帥會責備我們，關外沒有打好仗，國民黨軍隊太無用，所以這次大家必須爭一口氣，否則馬帥又將罵我們無用了。」這真是活現了蔣介石賣國集團發動內戰的奴才相。一九四七年七月廿六日，蔣記中央社紐約電報導美國侵略者所組織的「美國對華政策協會」致魏德邁一個

函件內稱：「中國國民政府今日正爲吾人而戰。」蔣賊的通訊社以卑鄙感謝的心情報導美國侵略者這個赤裸裸的宣言，而這個宣言從蔣介石這方面來說，就是宣佈蔣介石乃是爲美國帝國主義而戰。美國霍華德系報紙說：「從美國之觀點而言，重要且甚爲正確者——蔣介石乃在美國陣線之內。」蔣介石已不能算做「中國人」，要算只能算是中國的最大漢奸賣國賊，這從美國帝國主義者與蔣介石自己所宣佈的，是說得完全明明白白的了。

然而蔣介石能够盜賣中國，中國人民却有充分的力量，能够恢復中國，蔣介石比袁世凱定不可比擬的更大的賣國大賊，但中國人民的力量比袁世凱時代却更人得不可比擬，袁世凱土朝在舊民主主義革命時代，被中國人民的力量所打碎，蔣介石王朝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代，更一定將被中國人民更大的力量所打碎，並且一定將被打碎得澈頭澈尾，而美國帝國主義滅亡中國的計劃，也一定將很快地被中國人民所完全打碎，並且中國人民一定即將由此完全終結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侵略。

【新華社陝北廿五日電】

★新華社社論★

慶祝濟南解放的偉大勝利

人民解放軍於九月十六日起開始向山東省會濟南發起攻勢。到二十四日，僅僅八天時間，就解放了敵人強固設防和重兵守禦的濟南市，全殲守敵十萬餘人，並爭取吳化文軍長率部起義。這個偉大的

勝利，不但使國民黨反動派及其美國主人目瞪口呆，甚至全國的人民也因為它的意外的迅速而驚異。

濟南的解放，對於整個戰局的重大意義是很明顯的。蔣介石在發動全面內戰以後的兩年多中間，始終是把華東戰場當作他的軍事重點，他曾經使用八十幾個整編旅的兵力在這個方向，妄圖在這種決定戰爭的勝負。當華東人民解放軍的主力在蘇中、蘇北、魯南、魯中各戰場光輝地完成了大量殲滅敵軍的任務，而於去年七月轉入外線作戰的時候，敵人曾經一度在山東大肆騷擾，並曾經竭力吹噓他們的所謂「戰略勝利」。敵人曾經打通過膠濟路，打通過濟南以南的津浦路。在這個基礎上，敵人甚至還夢想過打通津浦全線，藉以溝通他們的華中和華北。但是就在那時，我們就指出過這並不是什麼攻勢的勝利，而只是攻勢的失敗，是敵人由全面攻勢降為局部攻勢，又由局部攻勢轉入全面守勢的時候，敵人的戰略企圖是不可能實現的。果然，人民解放軍在其戰場轉入進攻以後，在華東也無例外地反守為攻。曾經喪失過幾乎全部縣城的華東人民解放軍，經過去年十月膠河的勝利，十一月膠濟東段的勝利，十二月萊陽的勝利，今年三月膠濟西段的勝利，四月膠濟中段的勝利，五月至七月津浦沿線的勝利，直到這次濟南的勝利，在不滿一年中間，就造成了整個山東戰局的徹底轉變。現在山東除青島、烟台、濰澤等少數據點外是被全部解放了，敵人在山東的戰爭計劃是被摧毀了。濟南這個敵人在山東最強大據點的攻克，使華東人民解放軍獲得了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大的自由。在這個情況之下，不但山東的殘敵岌岌可危，而且整個華東和中原的敵人也將遭受更加沉重的打擊；華中和中原的全部解放，已經更加迫近，而中外反動派在長時期內關於所謂「鞏固華北、確保華中」，乃至所謂在幾個月以內「肅清黃河以南」的喧嚷，已經成爲普遍的笑柄了。

濟南是國民黨長期困守的孤立據點之一。與濟南處於同樣情形的，僅就目前而論，就還有長春、瀋陽、錦州、承德、保定、太原、安陽、南陽、榆林等城市。這些城市中的人民和國民黨軍隊，從濟南的解放中，應該得到一些什麼教訓呢？雖然濟南有十萬國民黨守軍，雖然他們有美國的裝備，有永久性的層層工事構築，有準備長期固守的物資，有美國所供給的空軍的接濟和配合，又有蔣介石所允許的大量援軍集結在徐州附近，還有國民黨的有名將領王耀武指揮，但是在人民解放軍的進攻之下，只在八天裡面就全軍覆沒。這是證明人民解放軍強大的攻擊能力，已經是國民黨軍隊無法抵禦的了，任何一個國民黨城市都無法抵禦人民解放軍的攻擊了。那麼，國民黨今天不顧人民的死活，硬要困守許多孤城，究竟是爲着什麼？難道不是等候滅亡嗎？當國民黨守城的時候，他們強迫市民忍受種種勒索，担負種種苦役，甚至強迫他們大批地餓死凍死；到了國民黨失敗了，却又馬上對市民濫施轟炸！難道這不是故意拿老百姓當仇人嗎？而國民黨軍隊的廣大官兵，也只能是做著莫名其妙的犧牲品。既然明明守不住，爲什麼又一定要下令死守呢？既然明明沒有援兵出動，爲什麼又一定要下令死守待援呢？難道不是故意騙人送死嗎？守濟南的國民黨軍隊有一部分是明白了這一點，這就是吳化文軍長和他的部下，他們避免了無謂犧牲的命運，並且得到了人民的諒解和歡迎，給予他們在今後能夠爲人民服務的機會。但另一部分就沒有想明白這一點，而他們或者是做了俘虜，或者是白白地喪失了他們的生命。這是兩條相反的道路，兩種相反的結果。這是值得國民黨軍隊的廣大官兵加以思索和選擇的。濟南的戰鬪是過去了，其他被圍城市的戰鬪正在接踵而來。在這裡，我們願意正告這些城市中國民黨軍隊的一切開明人士們：你們不應當白白送死，你們更加不應當強迫許多無辜的同胞跟你們一起白白

送死，你們應當走的道路將是遼南潘朔端師長、營口王家善師長和濟南吳化文軍長們的遺路。這樣，不但可以使我們的祖國和同胞少受一些損失，使人民解放戰爭早日在全國勝利，而且你們自己也得到一個將功折罪、重新改造自己、爲人民服務的機會。

【新華社陝北卅日電】

香港各民主黨派與民主人士擁護中共時局主張

李濟琛等人致電毛主席

贊同速開政協會議

毛主席覆電歡迎共同奮鬥

【新華社陝北三日電】中共中央頃發表香港各民主黨派與民主人士致中共中央毛主席電及毛主席覆電如下：

(一) 來電(遲到)

中國共產黨毛主席先生：並轉解放區全體同胞鑒：

南京獨裁者竊權賣國，史無先例。近復與美帝國主義互相勾結，欲以偽裝民主，欺蒙世界。人民雖未可欺，名器不容假借。當此解放軍隊所至，糜食集於道途；國土重光，大計亟宜早定。同人等盱

衡中外，正欲主張。乃讀貴黨五一勞動節口號第五項：『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適合人民時勢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何勝翹企。除通電國內外各界暨海外僑胞共同策進完成大業外，特此奉達，即希賜教。

李濟琛 何香凝（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

沈鈞儒 章伯鈞（中國民主同盟）

馬叙倫 王紹鏊（中國民主促進會）

陳其尤（致公黨）

彭澤民（中國農工民主黨）

李章達（中國人民救國會）

蔡廷楷（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

譚平山（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

郭沫若（無黨派）

五月五日

（二）覆電

李濟琛、何香凝、沈鈞儒、章伯鈞、馬叙倫、王紹鏊、陳其尤、彭澤民、李章達、蔡廷楷、譚平山、郭沫若諸先生，並轉香港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無黨派民主人士公鑒：

五月五日電示，因交通阻隔，今始奉悉。諸先生贊同敝黨五月一日關於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建立民主聯合政府一項主張，並熱心促其實現，極爲欽佩。現在革命形勢日益開展，一切民主力量亟宜加強團結，共同奮鬥，以期早日消滅中國反動勢力，制止美帝國主義的侵略，建立獨立、自由、富強和統一的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爲此目的，實有召集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無黨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們共同協商的必要。關於召集此項會議的時機、地點、何人召集、參加會議者的範圍以及會議討論的問題等項，希望諸先生及全國各界民主人士共同研討，並以卓見見示，曷勝感荷。謹電奉覆，即祈諒察。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 毛澤東 八月一日

通電響應中共五一時局主張

【新華社陝北三日電】遲到消息，香港各民主黨派，民主團體及無黨派人士於五月五日，除致電中共毛主席響應中共五一時局主張外，並通電國內外各報館、各團體稱：「國內外各報館，各團體並轉全國同胞公鑒：南京反動政府，竊權賣國，史無先例。近復與美帝國主義互相勾結，舉凡政治、經濟、軍事、國命所繫者，無不俯首聽命。破壞政治協商會議，撕毀五大協議，遂使內戰綿延，生靈塗炭。今更僞裝民主，欲以欺蒙世界。甚至忘國家之大仇，同意扶植日本侵略勢力使之復活。吾國目前已等於美帝國主義之附庸，全體同胞恐必將爲未來世界大戰之犧牲。同人等日深焦慮，力圖對策，盱衡

中外，正欲主張。乃讀中國共產黨五一勞動節口號第五項，「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適合人民時勢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除電達中共表示外，事關國家民族前途，至爲重要，全國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討辦法，以期根絕反動派，實現民主。特電奉達，至希速予進行，並盼賜教。署名者爲李濟、何香凝、沈鈞儒、章伯鈞、馬叙倫、王紹鏊、陳其尤、彭澤民、李章達、蔡廷楷、譚平山、郭沫若等。按香港各民主黨派民主團體及無黨派人士的兩項電文係於五月間發表，因交通不便，其全文直至最近始達此間。除該兩項電文外，香港響應中共五一時局主張者，尚有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國致公黨及各界人士馮裕芳、柳亞子、章乃器等一二五人，婦女界劉王立明、孔德祉、鄭坤廉等二三人，學術界郭沫若、馬叙倫、沈志遠、翦伯贊、鄧初民、千家駒、曾昭掄等十九人，均於五六月間先後發表宣言。

參加大反攻解放全中國

韓梅村部擴編獨立師

隆重舉行成立宣誓大會

【新華社冀察熱遼三日電】冀察熱遼軍區，頃以去年凌源起義的韓梅村將軍所部改編之民主救國

軍獨立第一旅爲基礎，成立鞏察熟遼獨立第六師，任命韓將軍爲該師師長。本月二十一日，該師隆重舉行成立宣誓大會，軍區李副司令員、王副參謀長及政府代表均趕往祝賀。當隊形整齊的子弟兵行列從四面八方進入會場後，莊嚴的閱兵典禮，隨即揭幕。首由李副司令員宣讀軍區命令，繼由韓師長率全場指戰員喊聲宣誓：「決在毛主席、朱彭總副司令領導之下爲消滅蔣匪解放全中國而戰」。戰士們於宣誓後，均高呼「學好四大技術消滅蔣匪保衛人民平分土地」的口號。軍區王副參謀長於演講中，號召全軍要進行深入的訴苦運動，幹部要進行整思想、整作風、整紀律、整編制、整關係（軍民、官兵）及查成份的「五整一查」運動，以提高階級覺悟，增強戰鬥力。量東北行政委員會鞏察熟遼辦事處暨熱河省政府代表特贈以大錦旗一面，上書「誓滅蔣匪解放全國」八個大字，鮮明奪目。最後，韓師長又代表全體指戰員向軍區首長及政府來賓致答詞，表示堅決服從上級命令，配合各兄弟部隊並肩作戰，大量殲滅敵人，完成光榮的戰鬥任務。大會直至薄暮始散。

韓梅村將軍介紹

韓梅村將軍現年四十二，湖南華容人，從一九二六年起，即歷任國民黨嫡系部隊各級指揮官，直至旅長師參謀長等職。大革命時期，曾參加北伐，因目睹「四一二」劊子手們屠殺革命青年，及十年內戰時期的國民黨反動行爲與黑暗統治，使他墮入長期苦悶的深淵。抗戰開始後，被蔣匪任一九五師五六六旅旅長，因從事改善士兵生活提倡識字教育，即受到同僚的排斥與上峰的懷疑。湘北戰役時，

又因上書關麟徵提議改造部隊，而被剝奪兵權，調任師參謀長職。至此韓將軍對蔣賊無意抗戰與其內部腐化情形看得更加清楚，故於一九四二年悲憤辭去軍職，閒居桂林，接近進步文化人士，研讀社會科學。直至「八一五」日寇投降後，受杜聿明電邀，乃來東北，任蔣軍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高級參謀、東北保安第三支隊司令及阜新市縣長等職。在這期間，韓將軍即注意發展教育事業，設立救濟院，實行「二五」減租工作，因此又引起當地土豪劣紳及蔣賊的不滿，加以種種非難，韓將軍於是在去年五月一日於凌源率部起義，投奔解放區。所部即改爲民主救國軍第一旅，韓將軍任該旅旅長。至七月間，加入中國共產黨。最近奉冀察熱遼軍區命令，將民主救國軍第一旅擴大改編爲軍區獨立第六師，以參加大反攻，韓將軍又任該師師長。

潘朔端王家善等將軍

榮任人民解放軍新職

【本報訊】在東北、熱河蔣軍戰場，先後舉行反蔣起義參加人民解放軍之潘朔端、韓梅村、馬逸飛、魏英、王家善諸將軍及其所屬官兵，自改編爲人民解放軍以來，士氣高昂，官兵關係融洽，深得解放區軍民之讚許，而在開赴前線初建戰功後，復得軍區首長嘉勉，期待極爲殷切。除韓梅村、王家善、潘朔端等將軍之新職已誌本報外，茲悉馬逸飛、魏英二將軍亦於最近榮膺新職，馬將軍爲吉林軍

區獨立第六師副師長，魏將軍爲遼吉五分區副司令員。茲將諸將軍簡歷彙誌於次：

潘朔端將軍，現年四十七歲，雲南宣威縣人，黃埔軍校四期卒業，曾任蔣軍一八三師一〇八一團團長、副師長、獨立第六旅旅長、暫編二十三師師長、一八四師師長等職。四六年五月下旬率部舉行海城起義後，任民主同盟軍第一軍軍長，現任嫩江軍區副司令員。

韓梅村將軍，現年四十二歲，湖南華容人，一九二五年春入黃埔軍校附屬第三期，在校時加入國民黨，卒業後任憲兵分隊長，一九二六年春，任第一軍七團四連少尉排長，北伐至江西升連長。二八年春入南京中央軍官團，翌年畢業，留校任研究班區隊長，三〇年任教二師二團機槍連長，三一年改編爲第四師，任特務團營長，三三年又改編爲二十五師，任一四六團中校副團長，後調任師教育大隊長，三五年任中校參謀長，抗戰後任一四五團團長，卅八年任廿五師參謀長，不久調任一九五師五六六旅旅長，三九年任師參謀長，四二年辭職。八一五後，初任蔣軍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高級參謀兼直屬部隊揮指官，四六年一月任阜新市長，七月市縣合併，繼任縣長，四七年改任蔣軍東北保安第三支隊司令。『五一』在凌源舉行反蔣起義，率部投解放區後，初任民主救國軍熱河獨立第一旅旅長，本年三月二十一日，冀察熱遼軍區獨立第六師成立，任該師師長。

馬逸飛將軍，現年四十一歲，雲南鹽津縣人，四川軍校及重慶陸軍大學特七期畢業，曾任蔣軍營團長及一八四師參謀長，四六年五月海城起義來解放區後，任民主同盟軍參謀長，現任吉林軍區獨立六師副師長。

魏英將軍，現年四十一歲，雲南宣威縣人，講武學校二十期，成都高等教育班三期及印度幹訓班

二期卒業，曾任蔣軍排連營長，九三軍一八四師副師長，五五二團團長等職。四六年五月在海城率部起義後，任民主同盟軍支隊長，現任遼吉軍區五分區副司令員。

王家善將軍，松江省巴彥縣人，現年四十六歲，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及日本陸軍大學畢業。初任東北講武堂隊長，偽滿時任教官、連長、營長、教導隊長、軍政部科長、高級參謀、軍官學校教授、部長、旅長、參謀長等職，八一五東北光復後，任國民黨東北長官部高級參謀，保安第四總隊長，東北第十三保安區司令，獨立第九師師長，暫編五十八師師長，於本年二月二十五日、東北人民解放軍解放營口之同時，王家善將軍率五十八師全體官兵起義，參加東北人民解放軍。現王家善將軍已榮膺東北人民解放軍遼東獨立第五師師長。

趙壽山將軍榮任

西北野戰軍副司令

43

【新華社西北廿八日電】人民解放軍朱、彭總副司令近任命西北名將趙壽山將軍爲人民解放軍西北野戰軍第二副司令員。趙將軍爲陝西郵縣人，曾爲楊虎城將軍高級將領，歷任前國民黨三十八軍軍長及第三集團軍總司令等職。趙將軍爲反對蔣賊賣國、消滅異己，擺脫特務多方監視，於去年七月初輾轉抵達晉冀魯豫解放區，去秋九月一日抵達陝甘寧邊區。趙氏此次受任後，即趕赴前線指揮作戰。

按：西北野戰軍司令員由人民解放軍副總司令彭德懷將軍兼任，第一副總司令員爲張宗遜將軍。

首次訪問延安

趙壽山將軍談觀感

對人民重建新延安精神極表敬佩

【新華社西北廿九日電】西北人民解放軍副司令員趙壽山將軍前由戰地赴延安作任職以來的首次訪問，已於最近返抵前線。趙將軍對延安人民一面與災荒鬪爭一面熱烈支前的情況下，積極重建新延安的精神，極表敬佩。他指出延安的光復與我軍向涇渭流域的大進軍是密切關聯的。關於這次涇渭作戰，趙將軍於敘述了我軍殲敵近兩萬，克城十四座的勝利戰果後，特別強調以下兩點：其一是我軍完全主動，有計劃地調動了敵人。如我軍一部圍攻延安、洛川，吸引了敵裴昌會兵團由豫西和陝東南向北增援，擁擠到咸榆公路南端；當我大踏步渡過涇渭席捲涇渭北岸時，裴敵又慌忙向西。敵人的部署完全被打亂，而我則不但完成了涇渭作戰的預期任務，而且光復了延安和洛川，鞏固了邊區南部的關中及黃龍分區。趙將軍笑着說：『胡宗南軍隊也要聽彭副總司令的調動的。』另一點是大關中人民對我軍的忠誠擁護愛戴。趙將軍在列舉了許多動人的事例以後說：『毛主席告訴我們：「人心的向背才是決定勝利經常地起作用的因素」，這真是至理。這次涇渭作戰及到延安參觀人民的恢復建設，都使我們深深體會到人民力量的偉大。』

東北解放震動中外

蔣家小朝廷喪魂動魄美帝國主義張惶失措

最近數月解放軍的勝利縮短了中革命的國過程

【新華社陝北五日電】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全東北的輝煌勝利，震動中外。據法新社消息：倫敦一切報紙均以顯要地位刊載人民解放軍在東北的捷報，巴黎大多數的報紙，均在大字標題下刊載外國記者由南京及北平發出的一切消息和評論。據電通社巴黎二日電報導，法共人道報在評論中國人民解放軍在東北的勝利時稱：「中國人民的勝利，乃是爲獨立而鬪爭的一切人民的勝利。它使華盛頓、巴黎及倫敦的冒險家們了解：參謀本部、武器及美元並不就是一切，從而對主戰派給予了一個很大的打擊。在這個意義上，它是爭取和平的一個大勝利」。該報特別強調「中國人民之勝利的完全性及迅速性」。據法新社東京二日電報導：日共領袖野坂參三（岡野進）評論這一勝利時說：「它是日本人民力量之勝利的一個領示」並號召「日本共產黨人應該從毛澤東的策略中汲取啓示」。而日本的反動報紙則連日發表評論，對中國人民力量的日益強大表示恐懼。電通社記者二日從倫敦發出評論，認爲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全東北：「乃是美國帝國主義開始爭取戰後世界霸權及反對民主與社會主義運動以來美國國務院外交政策所受最大的一個軍事打擊。破產的蔣介石政權已無力阻擋進攻中的人民解放軍。很顯然，亞洲力量的對比正在確定的變化。」該評論報導驚慌的美英帝國主義報紙「坦白承認由於

國民黨的弱點無可救藥，更多的金元輸血也無濟於事」。該評論引述倫敦中國民主人士的意見稱：由於中國的主要工業基地已穩固地掌握在人民軍手中，由於國民黨政權作爲一個中國中央政府已處在軍事與政治破產的最後階段，由於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受到了現在尙靠解放區的工人和農民的巨大而且愈來愈增長的擁護，因而在中國成立一個全國性的以解放區和共產黨爲主要基礎的人民民主聯合政府的「一切條件均已成熟」。

【新華社陝北五日電】人民解放軍完全解放東北的偉大勝利，震撼着南京的蔣家小朝廷。美聯社記者報導：國民黨「在滿洲的嚴重敗北，已使南京突呈緊張，人們已在公開談論着政府遷移的可能性」（南京十月二十九日電）。路透社記者設想國民黨反動派集團可能要跑到「廣東之類的逃避所成立流亡政府」（南京一日電）。該記者並說：「國民黨在滿洲的軍事失敗已使蔣介石政府比過去二十年存在期間的任何時候都更加接近崩潰的邊緣」。

在東北親手丟掉了三個機械化兵團的蔣介石，於上月三十日自北平狼狽逃回南京後，當天下午卽將「他的高級助手，包括翁公灝、何應欽、張群召集到官邸舉行緊急會議。會議以前所未見的陰鬱氣氛爲特點。蔣介石放棄了平常的樂觀腔調，描述目前的軍事情勢爲對日戰爭結束以來之「最嚴重者」。蔣說：政府（指國民黨）在東北的地位「很糟」。崩潰是否能夠避免將在今後三個月中決定。他承認今後三個月最難渡過。他沒有對政府能否渡過今後三個月表示具有信心。他以最陰鬱和最悲觀的腔調講話」（合衆社南京十月三十一日電）。這個滿臉晦氣的蔣介石，慌亂中向美帝國主義又一次伸出乞援之手。他在答覆美國紐約先驅論壇報記者史迪韋的詢問時竟毫不羞耻地叫喊他的洋爸爸「拯救」

他，並保證自己「恪守國際信義」、一克盡其道義責任」，死心塌地地充當美帝國主義的忠實走狗。但是，美帝國主義及其代言人是更加不客氣了。美聯社南京三十日電稱：「一項長時間暗中談論的蔣介石不辭去總統之職而出國一年的建議已經公開化」。合衆社同日南京電亦報導，國民黨裝着反蔣姿態的反動分子僞立委劉不同已公開要求蔣介石下野「赴美休養」，劉於「大學評論」上發表論文，題目是「祝總統赴美休養一路平安」。不管美帝國主義是否立即丟開蔣介石，找李宗仁之類第二第三名走狗來作爲它奴役中國人民的新工具，或者還要遷延一些時日，無論如何，蔣介石這隻走狗，在美國主子眼中是越來越不值錢了。在美國策動下，一個李宗仁、何應欽、白崇禧、宋子文爲首的表面上去掉蔣介石的美國殖民政府的陰影在蠕動着。但是這能頂什麼事呢？只消人民解放軍再有幾個東北那樣的大勝仗，這批狐群狗黨就沒有活命了。不論美國殖民政府留在南京也好，搬到廣州去也好，總之活不了多少時候。最近幾個月人民解放軍的勝利，縮短了中國革命的過程。

【新華社陝北五日電】『東北已成爲勾銷了的問題，華北現在能够守住嗎？……政府軍能够守住甚至包括長江在內的任何防線和京滬及其他南方的沃土防線嗎？』這一美聯社記者報導中所提出的一連串沮喪的問題，刻畫出美帝國主義分子在人民解放軍節節勝利面前，是如何驚慌失措；他們對於其走狗蔣介石的反人民罪惡統治之末日行將降臨，是如何擔心、憂懼而無可奈何。法新社華盛頓一日電稱：「瀋陽的攻佔及共產黨在滿洲其他地方的勝利已在此間所有政界人士中引起嚴重的驚慌。」美國報界承認這是「恰在美國總統選舉前夕發生的杜魯門主義（即美對外擴張主義）的一個大失敗。」（電通社紐約一日電）一向以高叫「加強援華」作爲自己競選政治資本的杜威對此也只好啞然無言，

不敢「置評」(據中央社紐約一日電)。所謂美國「陸軍部中國問題高級專家」魏德邁也「正在與海軍官員檢討蔣介石軍隊的慘境」。(合衆社華盛頓一日電)

現在，蔣賊的美國主子正在担心中國民黨在華北、華中以至華南的命運。斯克利浦斯·霍華德系報紙悲鳴：「由於政府在滿洲最後幾個前哨向中共投降，預料平津青島等華北城市的遭到共產黨直接攻擊已是指日可待的問題了。」美聯社則稱：「如果軍隊正在不戰而投敵(指國民黨軍向人民解放軍反正及投降)有如國民黨人士所不祥地暗示的一樣，那末，由瀋陽直到長江，甚至更南一些，就一切都完了。」對於南京國民黨官員每天談論着的華中戰局，據美聯社南京電透露：「外國觀察家認為華中指揮部的部下甚至還不如那些在林彪的滿洲部隊攻擊下被打垮的東北國民黨軍。」

據美國方面消息，美帝國主義妄圖「指使」其中國走狗，正擬急忙提前趕運一億二千五百萬元的軍事援蔣物資。原定於十二月間啓運的首批軍用品，因為怕受最近美國西海岸碼頭工人罷工的影響，將由陸海軍船隻載運。路透社消息並稱：在美國壓力下「蔣介石已親自同意，對於一切軍事援助將由美軍直接運往華北，專供傳作義作戰部隊之用。」但是在這同時，有兩三年援蔣經驗的美帝國主義者却担心中國民黨的任何軍備援助都對南京的事業有害無益，因為共產黨把這種武器從破壞了的國民黨軍隊手中奪取去了。(法新社引華盛頓外交界人士意見)最近人民解放軍在東北的勝利，最有力地說明了這點，甚至美聯社記者也承認：「共產黨在滿洲的全勝，使蔣介石損失了美國訓練和裝備的三十九個中國師的幾乎全部。」「而且這也許會使蔣介石所損失的武器和彈藥，較之整個一億二千五百萬美元軍事援助贈予所能購買到的還要多。」所以紐約先驅論壇報很傷心地退出了美帝國主義的悲哀是很

可以理解的，它說：美國必須援助蔣介石，「但是却面對着一個無可更改的事實，即美國的力量和財源並不是沒有限度的。」並且說：「即全美國有十倍於實際所有的力量，也無法挽救國民黨政權。」

濟南解放震撼南京

美聯社供認：這是一個「動搖

蔣介石政權根基」的軍事勝利

【新華社濟南廿七日電】人民解放軍二十四日解放濟南全殲守敵的偉大勝利，已使國民黨最高統帥部「驚慌得目瞪口呆」。這是二十五日南京美聯社電訊的描寫。該訊說這是一個「動搖蔣介石政權根基」的軍事勝利。因為它的影響是如此重大，所以國民黨「政府與國民黨控制下的南京各家報紙，都壓下了濟南喪失的消息」，國民黨政府遲至二十五日「還不願正式承認其完全失陷，企圖緩和其對中國（國民黨統治區）政治、軍事與經濟結構的致命打擊」。愚蠢的國民黨造謠公司中央社在濟南已被完全解放之次日，還大肆宣傳其幻想中的王耀武部隊在濟南與解放軍「逐屋爭奪」，拼死「肉搏」，「自內城迭次向外反復突擊」。甚至二十六日還在宣傳所謂城內守軍與城外「互相呼應」作戰。此間人士稱，這群驚慌失措的匪幫已經虛弱到如此程度，只能依賴每天的謊言來維持其搖搖欲墜的統治，這種謊言縱然只能維持一天的時效，對於他們也是必要的，因為等到人們都知道事實的真相以後，

它的最危險的衝擊力量就會比較和緩一點，他們就覺得似乎還可以活命了。六月圍封之役，守敵全殲，中央社却造謠說是「撤至郊外，積予頑匪以打擊」。豫東之役，國民黨喪師五萬，區壽年、沈澄年被俘，在中央社口中却變成「空前大捷」。兗州的失守，則是「有計劃之轉進」；康澤的被俘，又宣傳他「壯烈殉職」。中央社是決不會承認濟南的全軍覆滅的，而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的濟南守敵又無法「因戰略任務已達，奉命轉移有利陣地」；那麼，我們且看中央社將如何來報導這一次濟南的「空前大捷吧」。

空中飛來的哀音

閔 寄 晨

不要收條的禮物

這些日子，在長春近郊我軍陣地上，經常收到美式蔣機的豐富禮物。美麗的降落傘，像白色的天鵝絨一樣，飄飄盪盪的總是向着我們的戰士們飛來，整包整包的大米，電池，槍支彈藥，甚至整個的肥豬，從來也不要收條的酬勞着我們的部隊。

八月廿六日，在我軍四面八方歡迎「運輸隊」光臨的高射砲火中，驚慌失措的駕駛員們又送來了「最寶貴的禮品」，這是四纏空投的郵包，滿裝着公文，報紙，以及成千成萬的公私信件。打開這些貼滿着十餘萬郵資的信封，我們可以看到，從蔣管區各個角落裡，給長春孤城帶來了怎樣的焦急、恐慌

、絕望和悲哀。透過各種各樣的信箋和筆蹟，正像有無數不同的口音在向着長春蔣匪軍以及黨特政工人們歇斯特里的呼喊：『快把款匯出來吧！快跑吧！』

『求上天保佑……』

這種悲觀絕望的情緒，在蔣匪軍各級軍官的私人函件裡均極為明顯。雖然在一些公文指令中，還裝腔作勢的自欺欺人，但在私人親朋面前却顯得那樣原形畢露。有一位署名奇的軍官在從蘇州給匪酋鄭洞國的信中，安慰道：『國際戰爭，終有了結之一日，何況內戰乎？參與任何戰爭之各個份子，不過盡盡人事而已，大勢所歸，非一人之力所可使之成功或使之失敗，康兆民（記者按即特務頭子康澤）在襄陽被俘後，亦承認國家大事，乃大家之事，個人之間並無恩怨……此語在康兄口中道出，一般人認為其深能了解內戰之真義也。』雖然如此，但『一般友好對公遠居孤島仍深為愁慮。禱告上帝保佑好人康澤。』這不過一句好話而已，至於上帝能不能保佑，寫信人自己也明白，於是當他縱論了全國局勢及使人『活不下去』的物價之後，也不得不說：『越往後走，越是困難，命運註定，……』同樣求上帝保佑鄭匪的，還有他的妻子陳×蓮。她的信上一開頭就是一連串的驚嘆號：『你孤守長春已數月，中央竟不體念顧及！殊使人心寒！我只求上天保佑你平安！得不着你的一切情形，我真焦愁萬分！』結尾又說：『我心亂極，不知要如何來安慰你，更不知要向你說些什麼才好。……』

捧茶掃地

的確，對這位孤守長春的匪酋，長春人民飢餓的製造者，說些什麼呢？實在沒有什麼好說，還是讓他的『部下宋壽夫』來安慰他吧。宋信寥寥數語，記者今轉抄如下：『報載鈞座日忙軍事，夜忙政治，其辛苦情形可想而知，若長春能行，職願前往捧茶掃地以慰其勞，但當前實際不可能也。據云：長春空投受敵高射威脅，如此下去困難勢必增加，時勢至此，能者多勞。謹此數語，敬頌鈞座玉體健康。』

這是恭維還是諷刺，我們不能瞭解。不過『捧茶掃地』『實際不可能也』確是真的，恐怕這位『部下』也未必真的『願前往』，只是說說而已，否則『又能說些什麼才好呢？』

尙傳道的秘密

偽長春市長尙傳道在孤城末日之際，已早作逃計，從『南京總統府吳樞』的來信中，證明了尙匪正積極活動浙江省委的位置，以便名正言順的迅速逃出死城。信上說：『請陳主席（即陳儀）調兄任省委員一事，因以電詢衛總司令意見，旋接復電，謂兄任務重要不能離開。政院又以衛總司令未必盡明地方情形，復電詢鄭主席，尙未得到回電。此事關鍵，現已轉移方向，不在政院而在鄭主席，務請用洽商方式與鄭主席懇談，俾克迅速南下，早脫虎口……』

可惜時間已經晚了，尙『市長』的秘密活動即會成功，等待他的也決不是浙江省委。長春人民決

不會輕輕放過他這個搜刮他們血汗的偽市長，如果他能够僥倖充當人民解放軍的俘虜，那就是最好的出路了。

『重演吉林覆轍』

原六十軍上校副參謀長冷克，不知爲什麼被調回南京衛戍司令部去，在每天『忙于京郊防禦工事』的『不得已的工作』中，一連寫了好幾封航快，分別給他的老上司，在給蔣匪新七軍參謀長龍國鈞的信上，他的牢騷是無盡止的；長瀋不好，南京更壞，因此他非常悲觀，他說：『戰事大江南北均難樂觀，兖州繼開封失守，長市現況無法扭轉，一俟季節許可必將重演吉林覆轍。』冷究竟是個高級軍官，發牢騷也比較有尺寸，至於五十二師何副師長的太太曼克，那就爽快得多了。當她聽到長春被圍的情形後，立即從湖南來信把她的丈夫大罵一頓，說兩個月沒有收到他的信了，她如何受得了，『像這樣信都不通，別說是副師長，就是師長我也不幹，快快想一好計返家吧！』

『我這裡叩首了』

在千萬封呼喊著匯款逃命的國民黨軍書信中，有一封用東北劉總信箋寫的鋼筆信，寫信人名濟時，字裡行間我們幾乎聽到他啜泣的聲音。信的內容是託一位朋友把他的眷屬送出長春去，這裏，他在百般哀求之後提出了四項逃跑辦法：（一）秦秘書兄謂：打算「匪」叫你家出來，必須預備手槍一支，因日前有情報，一支手槍可開三人路條。（二）許科長謂：可求組員（特務——記者按）領導，

化裝由其路線中出來，又云從那個方向出來均無所謂，總之逃出長泰之後，再向南而走。(三)章參謀謂：如實在不出來的話，可趕快搬到堅固的地下室中，以避戰火。(四)于參謀謂，家眷萬不可隨軍行動，如此必吃大虧，如走不了，就只好等太平了再慢慢出來。我以為如第一方法能行通，是最好的了，不然第二亦可，第二不能時第三第四當力行之。」又說：『懇大家周密商量一下，必有妙策出現，屆時更必有黃天霸出來恩待她們。……儒兄，分心吧，我在這裡叩首了！』最後又是『仁兄再造之恩，』又是『泣請』……真是醜態畢露。

『莫如作俘虜好得多』

在一封寫給五十師留守處廖課長的信上，寫信人對這位同事可以說是表示了最後的關心，甚至於爲了就心他的安全，以及自己的在瀋陽軍需處的貪污案子不能解決，『竟感覺頭暈，發起病來。』他在信上說：『長春很危險，你們怎麼辦呢？有一定的計劃嗎？弄到便衣、身份證明沒有？……』接着他勸他的朋友說：『據一般人談論，如隊伍往外衝時，千萬不可隨行，那是很危險的，尤其是此地沒有援兵，由長春至瀋陽，途中全部是共「匪」，不等到瀋早已垮了，莫如作俘虜好得多，不至於死。……』這真是朋友間的肺腑之言。

一包茶葉和一包麵粉

從湖南株州給來的信件裡，附有一小包陳舊的茶葉，那是母親寄給他在新七軍裡的兒子的，兒子

名叫潘元先，不知道是什麼階級。信上說自從長春被圍後，她就整日燒香磕頭，保佑兒子平安。她在信上這樣寫着：『我屢在神前祈禱，求佑你無災無難，所許願信是很多的；今在佛前求來茶葉一包，由信寄來，收後即吃，保佑你消災免難，平安的回來。』

和這齣萬里送神茶的悲喜劇同時，我們又看見從天津寄來的信封中，裝着一小包雪白的麵粉，信中簡單數語，傳達了蔣匪官兵家屬全部絕望的心情。信是哥哥寫給志鐸弟的，一開頭就這樣悲哀的說：『信裝麵是頂不了什麼事的，我們這邊也沒有別的辦法安慰你，僅就這樣作下去略以自解。在砲火中，在飢餓中還講什麼？……一切信神吧，也可稍稍安慰自己的心靈。我慢慢的也要信耶穌了……』

這些空中飛來的哀音，早已爲長春孤城唱出了末日的輓歌。讓人間地獄的長春隨着蔣匪軍的末日一起滅亡吧，新的人民的長春將要誕生。

九一記者節于長春近郊

哀音更加低沉

關 寄 晨

『秋風起，更愁人』

隨着古曆八月的秋風，長春孤城將在寒冷中顫抖，城周草木變色，那些『空中飛來的哀音』，也更加低沉了。

匪酉鄭洞國的老婆，仍然在頻頻地呼喊著『上天保佑……』但在這『秋風起，更愁人』的季節，她由於忧心鄭匪的『安危』和『疾病』，已『寢食不安』『較前消瘦多矣！』九月三日至九月六日，她一連給鄭匪寫了兩封淚痕滿紙的航信，用盡了悽涼暮秋的所有形容詞，像一片落葉一樣，發出無可奈何的輕微的聲音：『桂庭（記者按：即鄭洞國之字），逐人衰弱與憔悴的不是歲月，而是憂愁。數月來我身體壞透了，較前更不知消瘦多少，你們被圍在長春孤城，情況緊急，真令人焦急萬分。我看中央不給你們設法，你是無可奈何的。……你不顧性命的危險，這是爲了那種？難道中央要你真的死守長春嗎？我想到可怕的一切，真正傷心極了！苦命的我尙有何言？惟有求上天保佑你平安！』這一番言語，雖然尙不失柔和，但字裡行間對於鄭匪的將來命運，她已看得非常明白了。因此她感到『可怕』，感到自己『苦命』，並趁着這『可怕的一切』尙未一齊到來的時候，她必須趕快爲自己的將來打算，於是她在九月六日的信上寫道：『可否給我匯點錢用用，以前的匯款還債都不够……生活真够高了，真教人不要生活。』雖然只是這樣輕輕的兩筆，但通篇看來，那種『未亡人』的心情，已相當濃重了。

『五日京兆』

『南京中央大員之間，對於「戡亂」前途，整個的都失掉了信心，大家都存在五日京兆之念，有的竟在準備向國外匯款，以待共產黨打進來那天，好做白俄式的亡命生活。』這是兩個名叫殷爲，光迷的特務，寫給長春軍統特務頭子項迺光信上的第一段。這段話雖不免重復了蔣賊在數月前向其黨徒

的哀鳴，但今天寫給困踞在長春孤城的項匪，却也會有不少鼓勵作用的。接着特務們又分析了國際國內的形勢，他們認爲在國內，『國民黨雖然有美國的援助和南邊豐富地面的資本，但組織的散漫，政治的腐敗，軍隊是很難打勝仗的』；在國際上，『美國處理當前國際問題所表現的資本主義的低能和腐敗』，『都迫使我們要用自己的力量，決定自己的前途了。』這裡，匪徒們所要決定的前途究竟是什麼呢？『我們想：惟一能够克服危機，取得真理的生存價值的便是革命。』我們所說的革命是指着在特定時間與特定空間裡面中間階級、中產階級知識份子的革命。『要想製造革命機運，第一個條件，就是必須捉住實力』，『我們是東北人，我們便須在東北捉住實力……』爲此，匪徒們更『決定三個必須力爭的努力路線』，即從文化上、軍事上、經濟上想辦法，控制組織力量，組織『革命』行動。並希望項匪『早日南下主持這個局面。』

這些幻想看起來似乎不免激烈，實際上正是匪徒們在窮途末日之際，分崩離析的徵兆，其對蔣美匪幫悲觀絕望的情緒已至爲明顯。特別是要困踞長春的項匪『早日南下主持這個局面』更是這幻想中的一大風刺。

讓我們拭目等待吧，當國民黨在美帝援助下，其中中央大員們仍不免存有『五日京兆之念』，準備『白俄式的亡命生活』的時候，看這些跳樑小丑又能有些什麼作爲呢？！

『何不作家翁』

前些日子，曾經不斷向長春匪酋們高叫：『必將重演吉林覆轍』的原六十軍上校副參謀長冷克，近來隨着八月的秋風更加書信頻來，『益以兄等安危憂』了。在他從南京致賀五十二師副師長歐陽方

中的信上，除說明『長春今後更苦，援救無術』外，更苦口婆心的勸告他的朋友早早逃出死城。其肺腑之言中，有謂：『兄家有餘金，可敷下半世生活，何不回京作富家翁？』又謂：『吾等所得不過蠅頭微利，又何必在那苦苦奔求耶？』這種論調來自首都，去至孤城，其聲音宛如秋夜孤鴻，是顯得那樣低沉，無力。但在『京滬亦復苦不堪言』，而『急於他往』的冷克上校，又能說些什麼呢？當蔣家朝廷已經搖搖欲墜的時候，嘍囉們的低調，實在是理所當然的了。

尙『市長』，更晚了

現在再提提偽長春市長尙傳道，此公自活動浙省府委，因『任務重要，不能離開』以來，似乎仍不甘坐死孤城，依然千方百計企圖逃走。但長春上天無路，入地無門，那又有什麼辦法呢？他的朋友們雖然也明知『援救無術』，但也不能不表示一點『衷心的關懷』。於是千策百計紛至沓來，其中遠從貴州寄來的妙策，則勸他在逃跑不能之時，趕快收拾民心。內云，『無論治軍為政，最要者莫過於深入人心，蓋危難之際其效用乃見耳，否則雖有廣土眾民，一臨巨變亦不可恃。』此千古名言，雖屬良策，但對於以吸食人民血汗為生的尙傳道者流，則無異于風馬牛，即令此公為着保命，肯如此虛偽一時，可是長春市民的眼睛，又怎能那樣容易家蔽呢？『打幾個耳光，給一個甜棗』，那只是哄騙小孩的把戲，而長春市民的血海深仇，決不會如此輕輕罷休。

尙『市長』，一切都晚了，逃既不能，要想假惺惺的再來一套虛偽欺騙，當苛政惡蹟早已『深入人心』的時候，就顯得更晚了。

『爲妻兒保留青山……』

從廣東新潮寄來的信中，一位名叫媛的妻子正用如泣如訴的筆調，懷疑着她的丈夫——長春第五兵站醫院的主任陳俊麟是否還在人間。信一開頭就這樣寫着：「時序已遷，仲秋到了，可是你的消息仍渺如黃鶴……我始終懷疑着你有什麼遭遇不敢告訴我！」又說：「八月來了，預告着東北嚴寒的開始，想起你去年冬天所受的痛苦，多麼令人傷心呵！你說過今年八月無論如何應設法回來，如今，怎麼樣了，連消息都沒有，你怎麼能夠回來呢？……」

「大局如此，我想到你痛苦的時候，一定借酒澆愁，摧殘自己，但……無論如何，仍得爲妻兒保留青山呵！」同樣擔心着自己丈夫死活的，另一位僞合江省黨部何書記長的太太，在從北平寄來的信中，更胡思亂想的說：「昨夜又夢見了你，我倆從一片大水裏渡過來，我穿的棉靴棉褲全部都濕透了，你瞧着我全身滴水，你不住的笑，這夢不知又要怎樣去解釋，唉，夜長夢多……。」

哀音是更加低沉了，但長春的夜卻不會太長，隨着滿城秋聲，黎明的號角，已經在長春外圍的山頭嘹唳的響了起來。

【新華社東北總分社廿九日電】

醜惡慌亂與分崩離析

——記南京豬仔「國民大會」

三月二十九日開幕的南京豬仔「國民大會」，於五月一日宣佈閉幕。蔣介石反動集團的醜態越來越不成樣子，在人民勝利的面前越發慌亂，其內部越發互相傾軋，其分崩離析越發表面化，——是這場活劇所表現的三大特色。在這場戲上演之前及其演出之後，從將區報紙的報導看來，奇形怪相比之袁世凱曹錕的「國會」真是青出於藍。其中特別醜惡的，是伍項節目——即代表之爭、主席團之爭、檢討軍事之爭、修改偽憲之爭與偽副總統之爭。

參加這個「國大」的豬仔代表，百分之七十五是國民黨員，賣身投靠的民社黨與青年黨，以及胡適、莫德惠等幾名蔣介石的隨從，則是這幕醜劇的龍套配角。豬仔代表自己也把這個「國大」稱爲「黨民大會」（益世報）。悲慘的是連「國大」也開不好。首先定「代表」資格問題，就引起了醜惡的糾紛。這個糾紛從閉會之前，一直鬧到閉會爲止。原來「代表」的產生是由國民黨中央圈定和民青兩黨提名的辦法規定下來的，蔣記國務會議曾經決定「黨員非經提名不得當選」。但是日兄土朋瓦解的國民黨，對於它的黨徒也正在喪失控制的力量。各地未經「提名」而在廝選中由所謂「選民」簽署選出的國民黨員仍有六百多名。國民黨命令他們讓給曾經「提名」的黨員和民青兩黨，他們就組織了所謂「民選代表聯誼會」實行反抗，這就使偽選的臭毛廁愈攪愈臭。爲了解決這個滑稽的問題，國

民黨想出了一個滑稽的辦法，凡「退讓」的都作所謂「戰亂委員會」委員，以簡任一級待遇，底薪七百二。接着國民黨中常會又作了一個更滑稽的決定：「當兩年再讓，到時不讓開除黨籍。」接着蔣介石還來了一場滑稽的親自「召見」。但是「底薪七百二」也好，「黨籍」也好，蔣介石「召見」也好，在政治市場上都已經一樣的毫無價值。因此，一場買賣毫無效果。到了偽「國大」開幕的前一天，有一個自稱「候補民主烈士」的「民選代表」，居然買了一具棺材，聲稱：「不進會場就進棺材」，並爲了爭取「美援」起見，特應美國記者之請，躺在棺材裏伸出頭來拍了一張照片。另有十個人則坐在大會堂內實行「絕食」。鬧到開會那天，蔣介石爲了粉飾門面，就動員了一批彪形大漢，把那個「民選代表聯誼會」包圍起來，把十個「甘地」像小雞似的挾出會場，並且用卡車把「烈士」的棺材偷偷搬走，沉入長江。具體的棺材是不見了，但是棺材作偽「國大」的象徵，作爲蔣介石統治走向死亡的象徵，却不是任何卡車所能搬走的了。

三月二十九日，這幕醜劇鑼鼓開台了。天津一家報紙稱之爲「有如下等歌劇院。」叫罵和噓聲成爲每會必具的特點。三十日至四月五日開預備會議，因爲主席團的人選和偽副總統的競選大有關係，爭奪主席席位便成爲國民黨各派在預備會中吵鬧的題目。『爲競選主席團展開的熾烈活動，一如證券市場上講行情姿態，萬千各方控制力甚大，有些「代表」因爭候選人彼此瞪眼擲嘴。』（益世報），三日選舉主席，鷄鳴狗盜一齊出場，有人嚷叫選票上漏了人，有罵混蛋，有喊退票，有呼打的，會場一片大亂。五十多個沒有拿到票的豬仔，擁到主席台上質問他們爲什麼沒有票，而會上又有二人投了三四張票的。

四月六日起，開正式大會。按照蔣介石的意圖，只要選了他當總統就散會完事，可是這齣戲是在蔣介石的軍事危局嚴重到不可收拾的情況下扮演的。坐在會堂裏的大小反動派們，都感到末日的恐懼，討論議事規則時，紛紛要求檢討蔣匪政府的施政方針。因此，正式會議的第一天就鬧得下不了台，結果用了停電使擴音器失效的手段才算強迫休會。這個問題一直鬧了三天，天天都是頓足拍桌聲，噓聲，和「滾下」的咆哮聲。最後一天，下等歌劇的下等導演蔣介石自己登場了，他看着上台台下到處都在家突狼奔地爭奪着擴音器，只好裝痴裝呆「靜靜地坐在台上的隱蔽席位上，……：……：讀他手裡的紙報」。

（美聯社）

從九日起，蔣介石和他的僚屬被迫作施政報告。他們的一套鬼話連自己的嘍囉們也不願聽，蔣介石報告時，連副總統候選人程潛都呼呼入睡。在其他中央社自稱的「疲勞報告」期間，會場上疏疏落落，「有發神的，有閒談的，有吃花生的，女「代表」有脫鞋弄足的，有梳頭的。」（益世報）但是即使在這樣的報告期間，豬仔們也不是完全安靜的。他們什麼都可以不管，但他們不能忘記「檢討軍事」爲了安定人心。蔣介石在會上入講神話，說他的統治「基礎是絕對的安全」，軍事計劃都「已完全達到」，「金融的基礎非常的鞏固」。對於這篇神話，親蔣介石的合衆社也報導說：南京大多數中立觀察家，都是以大大的懷疑來對待這一演說。把候選寄托在這個獨夫身上的許多豬仔代表，不僅「大大的懷疑，而且公然揭出他的虛偽。四月十日，『河南「代表」周炎光，認爲蔣的報告不確實，上台說：「我對主席昨天的報告不滿。」此語一出，全場頓時騷動，一部「代表」起立喊打。然全体河南「代表」支持他，其中一個高呼「開封鄭州都要丟了，還不准說話嗎」。』（益世報）十二日，「白崇禧報告軍

事形勢，激起激烈辯論，紛紛埋怨政府腐敗無能，……隱瞞事實真相。」（美聯社）白崇禧的報告，幾次爲「不要說伙食，請報告東北、華北戰略」，「要想辦法呀，想辦法減輕嚴重的軍事形勢呀」的吼聲所打斷。軍事報告剛一結束，「魯「代表」趙庸夫双手抱住麥克風，以發抖的聲音連喊槍斃陳誠。」（益世報）『下午軍事檢討，……：河北、山東、山西、熱河等省代表紛紛說明各該省形勢嚴重，並不下於東北。江蘇「代表」起而闡明自首江淮不保，江便難安。安徽「代表」高呼皖北不得了。湖北「代表」大聲疾呼，請大家不要忽視華中。』（中央社）十三日，俞鴻鈞『正打算報告經濟問題，被一個情緒激動的「代表」從擴音器前推開，這個「代表」大喊：「共產黨已經取得了東北、華北和華中的一部，他們會橫渡黃河，而且可能橫渡長江，並向南京推進，你們爲什麼還不讓我們講講軍事的真實情況呢。』（美聯社）『當何應欽說大會須遵守議程時，他就給「代表」轟了下去。會場的嘶聲吼聲幾達一小時。』（合衆社）全場像一堆熱鍋上的螞蟻，秩序混亂到無法維持。』谷正綱上台，大聲疾呼要求各「代表」警惕大局的危險，謂平蓉二地已發生學潮，不應在此浪費時間，應當擇要討論，早日完成選舉。』（益世報）只能用「大局危險」的恐懼來鎮定「大局危險」的恐懼，足見反動派在人民面前慌張成了什麼樣子。

四月十五日以後，討論修改偽憲，就由鬧進到打了。獨裁者蔣介石手中的偽憲法，本來就是保護獨裁的裝飾品，但因無人理會，所以事實上也起不了什麼欺騙的作用。蔣介石爲了要引起人們的注意，就故意製造了一個所謂「修改憲法」的運動，說得這部「憲法」好像頗爲「民主」的樣子。同時他和民青兩黨及一部分國民黨員，又故意裝出並不贊成的修改「憲法」，只要加上一個所謂「戡亂時期

臨時條款」，裝得這夥「反對多數」的少數好像頗爲「忠於民主」的樣子。就是這樣，居然把一群白痴，由一個鬧牛場又趕進了另一個鬧牛場。據中外新聞記者的描寫，十五日某女，「代表」發言，「僅說出不贊同修改憲法幾字，即被全場噓罵，甚至叫打，全場混亂」。（中央社）十六日，「憲法修改案審議委員會開會時，「代表」間的情緒激動，引起了短時期的拳鬪。有一「代表」曾宣佈「我現在並且永遠反對干涉憲法」。另一委員便起而一拳。打人者在沒有被認出是誰之前，便溜出會場了。」（美聯社）十七日，「會場內外均籠罩於緊張氣氛中」，「早上民社黨王培基發言說：「什麼修改憲法提案，連署的人都有問題，大代表控制小代表……」，話猶未了，一片「什麼話」「狗屁」「打打打」之聲全場鼎沸，人人離座拂袖揮拳。」（平明日報）同時，在會場門外一群「民選代表」，則與憲兵兇毆，鬧得大會全體退席。在所謂修憲審查會中，也是一片鴉鳴鵲噪，最後才在蔣介石監督之下，以起立表決，通過了所謂審查報告。會後，蔣介石特地調了一頓話，說是「看到剛才會場上的情形，我不能不說幾句話……：諸位在這裏開會，最要緊的就是守秩序……：如果還不守秩序，給中外人士看到都要感到極端的悲觀。」（新星報）十八日，由胡適、莫德惠等提出的「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按蔣介石的計劃通過了。蔣介石可以安排好做「總統」了。但是雖然如此，「中外人士」還是不免於「感到極端的悲觀」。因爲同一天，CC團又指使了一群安徽人到會場示威，高呼「打倒李品仙」，「警察用手槍皮套打了他們，十二人受傷，數人傷勢甚重。」（路透社）這個信號，表示反動派內部的鬪爭不是更和緩了，而是更緊張了，由假而目的鬪爭轉到真而目的鬪爭，轉到胡總統的爭奪戰，亦即蔣介石王位繼承的爭奪戰上來了。

做「總統」本來是蔣介石的宿願，但是這個政治流氓生不逢時，等到他安排好做「總統」的時候，他已經完全墜入滅亡的深淵，他甚至沒有辦法找到另一個人當總統，而又能保持他垂危的統治。一生追逐「總統」的蔣介石，最後是被「總統」所追逐着，是被袁世凱、曹錕的陰魂所追逐着，是被反動統治者無法逃脫的斷頭台命運所追逐着。但是蔣介石的悲劇還不止此而已。反動的統治階級連同他的主子美帝國主義者，在決定替蔣介石做喜事的時候，同時就決定了替他做喪事，決定了找一個「反蔣」的「副總統」來「作老朽的蔣介石之繼任者」，以便在大勢更加不依的時候，「副總統」可以用「反蔣」的姿態出而延長反動派的壽命。因此，得到美國老闆的賞識爲善觀風色的政學系和雜牌軍閥所支持的李宗仁，就決心與受CC系和蔣介石自己支持的孫科競選「副總統」了。在幾個候選人互相攻訐中，南京新民報公然刊載南京交通服務社的啓事，說「蔣公應利用其國際威望，不時歐遊訪問，……李先生們能膺選，對於安定時局勝任有餘，對外亦具條件。」就是說蔣介石活該滾蛋，李宗仁理合「善後」。CC的中央社特別廣播了這個啓事，來壓迫李宗仁退却。同時，「蔣介石動員了國民黨一切力量，幫助孫科。」「有些「代表」甚至接到如不服從黨的指示，即將開除黨籍的威脅。」程潛還「奉到蔣的直接命令，退出競選，藉此以使孫科在選舉中從容獲勝」。（路透社）在這樣的鬭爭以及其他無數稀奇古怪的鬭爭中，「副總統」的選舉一連舉行了三次。都沒有結果，最後李宗仁宣佈退出選舉，並聲稱要離開南京，這樣蔣介石在美國意志的面前，屈服了李宗仁，在美國意志的背後「勝利了」。某中國報紙曾載一項消息稱：美大使司徒雷登在勸請孫科退出上，曾起作用（合家社）。

司徒雷登對此作了「此地無銀三十兩」式的闢論。美國報紙幾乎一致替李宗仁捧場。紐約先鋒論壇

報四月二十五日上海電訊說：「假如與中共議和的時機來到，李將遠較蔣易爲共方接受」。

中國人民對於這個吳得刺鼻的所謂「國民大會」，「以及什麼總統」「副總統」，從一開始就加以鄙視的。人們只把它看作一串骯髒的笑話，一篇聞所未聞的新官場現形記。蔣介石集團滿頭大汗的演出了這幕「國民大會」，滿以爲可以粉飾一下太平，而結果却是他的內部更加崩離析，統治危機更形嚴重。這個豬仔國大剛一閉幕，美金黑市價格即突破蔣幣一百二十萬元，比起三月底來漲了三倍。物價立即猛漲，上海白米每擔漲到蔣幣五百萬元，一夜之間激漲五十萬。「市場投機者正在利用國民黨內選舉問題上的分裂，使經濟情勢更加惡化。」（路透社）五月三日，蔣介石曾經向任，「國大代表」的千餘黨員發表演講。他說：「我將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蔣在此次秘密會中發言時，「其聲調因情感激動而嘶啞」。（美聯社）蔣介石現在只有和他的統治，一道和大家族的封建買辦壟斷財產一道「死而後已」了。袁世凱當了皇帝，曹錕作了總統，隨之而來的便是一敗塗地，衆叛親離，樹倒猢猻散，北洋軍閥集團也接着歸於覆滅。蔣介石把這條老路已經快要走到盡頭，但是這一回不但蔣介石要歸於滅亡，整個中國反動派也要一齊歸於最後的滅亡了。

（新華社陝北三川電）

軍事慘敗經濟破產

國統區混亂圖景

王雲五自打嘴巴 翁文灝遭受攻擊

【新華社陝北廿六日電】當國民黨在前線上遭受接連的慘敗、其後方各城市蔓延着猛烈的搶購潮之際，南京政府內部呈現着一片慌亂。據各方報導：南京僞立法院的『立委們正爲如火燎原似的蔓延全國的搶購風潮所震驚』（路透社七日電），急急忙忙於十八日舉行了一整天的『檢討物價秘密會議』。在這一次會議上，僞財長王雲五被迫承認八月十九日的所謂財政經濟『緊急措施』已完全破產，承認『幣制改革未曾制止通貨膨脹』，而且承認『過去兩個月內，財政虧空已達五億金圓』。王雲五在八月十九日所吹的那套『今後預算可以接近平衡』的牛皮，爲時不到兩個月，就全部破產。

在同一會議中，僞行政院長翁文灝承認：『政府不能平衡預算，而且繼續存在的赤字已對不能平衡的經濟發生進一步的影響。』『軍事失利動搖了人民對（國民黨）政府幣改的信心』（美聯社十八日電）。與此同時，國民黨中宣部先後發出三篇黨報社論，絕望地哀鳴：『新幣制的失敗，將使國（國民黨賣國統治）亡黨滅的慘象，很容易就到眼前來了。』

與這次哀號相夾雜的是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新的爭吵。唯利是圖的國民黨各派別，也毫不放鬆利

用偽金圓券垮台的機會去進行其爭權奪利的激烈鬭爭。據合衆社報導：在十八日的偽立法院會議上「政學系的翁文灝遭到CC集團被稱之爲空前激烈的一次攻擊，翁文灝爲台下噓囂之聲所譏，並被要求辭職」。

西安——一片荒涼

商人都往解放區跑

【新華社西北廿六日電】西北最大城市西安，現在是一座荒涼的地獄。這是胡宗南十年反動統治和他的嚴重軍事危機的結果，特別是國民黨最近實施所謂「貨幣改革」和武力「限價」的直接結果。僅在八月二十四日至九月三日的十天內，西安國民黨逮捕紗布商、文具商、肉店、理髮舖等老闆五十人，封閉豐豐麵粉公司、協華商行等商號七家。西安市場冷落爲一九三七年以來所罕見。雁塔布、大青洋布、好紙煙等絕市，肉店裡掛着幾塊釘滿蒼蠅的臭肉敷衍門面，走遍全市藥房買不到一枝普通針藥。二百家的商店宣告停業。西安不是這種荒涼的單獨的例子。在陝西西部重鎮寶雞，申新紗廠不售紗，大新麵廠不賣麵，附近一百多家小織布廠紛紛停業關門，工人失業。臨潼、涇陽、咸陽等地，同樣是盛行着高價的黑市，因爲貨幣信用破產，市場上多實行物物交換。

與國民黨暴力「限價」形成諷刺性對照的，是其官營企業和稅收機關紛紛漲價增稅。西安電廠從九月份起電話費增加兩倍半，鹽務管理局將每擔鹽稅提高至二千四百萬元，連國民黨高等法院訴訟費

也加價了。

由於西北人民解放軍的迅速發展，國民黨在人民中間封鎖解放區的消息是更困難了。解放軍常常活動在西安的百里內外。現在嚮往陝甘寧邊區的不再是工人、農民和學生，而且包括一部分商人，因為商人們知道解放區沒有像國民黨這樣的『經濟措施』。大批的商人常常不顧國民黨重重阻撓搶劫，投奔到陝甘寧解放區做生意。商販李建亭、郭思和僱了六輛車子將存貨運來解放區，途中被國民黨保警隊勒索，貨物搶去了一半，夥伴被便衣隊打死打傷八人。但是由於游擊隊的搭救，他們仍然到了陝北。

糧食越不够匪幫搶的越兇

【新華社陝北廿六日電】綜合各方消息：國民黨統治區今年災荒遍地，糧食銳減，而國民黨政府爭奪糧食却變本加厲。據九月二十四日津新星報披露：偽行政院決定之三十七年度田賦徵實徵借配額，各省均較三十六年度增加。國民黨政府看到其統治區日趨窮蹙，就集中力量在南方各省大肆搜刮。田賦配額高達六千萬石，稻穀即為五千萬石，餘一千萬石為小麥。另外尚進行各種掠奪：其中軍糧一項，據九月四日出版的北平新路週刊載『天堂噩夢』一文，列舉江南各縣之收購情形，平均每縣約二十萬石，購價低於市價一倍。其賤賣賣的六市（滬、寧、平、津、青島、廣州）配售的糧食，由糧食緊急儲購委員會購買者為五十餘萬噸，在國民黨統治區勸購一半。各省中遭受天災將禍最慘的四川，據滬觀察週刊五卷四期載『透視川西的農地與農村』一文稱：今年被國民黨政府規定勒索之糧

食，竟達二千四百八十萬市石。國民黨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招待記者宣稱：蔣賊介石限該省於十一月底以前運出軍糧五十二萬六千包，每包一石三斗三升。

活不下去了！

罷工、罷教、請願、絕食

【新華社陝北廿六日電】綜合各方消息：國民黨統治區工人、職員、教員紛紛舉行反飢餓的罷工、罷教、請願及絕食，以抗議國民黨『幣改』後停止按生活指數發薪、降低公教人員待遇、凍結工資及取消工人福利補助費等一系列的反動措施。据美聯社二十日消息：北平四千餘小學教師爲要求改善生活待遇，已罷教四日。他們提出冬季配煤，發一個月薪金購買冬衣，另借貸一個月薪金等要求。上海江海關的中國籍職員，於本月二十二日舉行靜坐罷工要求增薪，路透社指出：此爲八月十九日改川金圓券以來，公務員的首次罷工。國民黨上海市政府全體工友工資被凍結後生活無法維持，九月間提出增加工資三分之一及配給食米等要求。据北平世界日報報導：南京三輪車夫於本月二日舉行總罷工，全市三輪車絕跡。晨間二百餘三輪車夫集體赴國民黨南京市社會局請願，要求取消限價，竟有十餘人被捕送『特種刑事法庭』。國民黨京、滬鐵路管理局的裝卸工人爲要求提高工資，九月三日推派代表二十餘人向局方請願，四日請願人數增至百餘人，包括沿線各地代表及上海站工人。據九月十九日上海正言報披露：浙江、四川、西康三省鹽業工人已發動絕食行動，抗議國民黨政府提高鹽場建設費，取消鹽工福利補助費。其他各地鹽業公會，亦電請『全國鹽工聯合會』据理力爭。

新東北的新氣象

朱學範

這次旅行，我在綏化縣雙合區劉家鄉住了十天，又到了佳木斯、牡丹江等城市參觀了第一、第二兩礦區，及兩個發電廠和其他十幾家大小工廠，過了四十天的旅行生活。在農村親眼看見了農民翻身後的情況。現在農民大家有了土地、有了房子、有了牲口，每戶人家還有副業生產，養了十幾隻雞，一、二口肥豬，農村的基層政治機構都是貧僱中農當了家，區政府的區長也都是農民裡選出來的，封建勢力完全摧毀了，再看不見人壓迫人的制度了。一切農村裏的分地、生產、衛生、教育、參軍、自衛等工作，都是由農會來負責。農會的主任及委員都是用民主方式選出來的，他們都抱了「爲人民服務」的精神，處理事情，都是頂公平合理的。農會主任非常辛苦，起早搭黑，東屯跑到西屯，但是他們感到十分痛快。劉家鄉農會主任王玉廷對我說：「現在沒有地主來壓榨我們了，我們都是爲自己做事，辛苦一些有啥！」農民對於政治都有了基本認識。「我們要增加生產支援前線，打垮老蔣保衛家鄉」，這是大眾的意見。農民生產編成了生產小組，有什麼困難用集體力量來克服。「過去生產爲地主，現在生產爲自己。有了土地、有了牲口還怕啥！」這是一個生產小組組長對我說的。生產是解放區裡一件中心工作。我下鄉時候，區委、區長和區裏工作隊都在鄉裡，他們三天就要開一次會，彙報

生產情形。經常在各屯奔跑，幫助農民種麥、送糞。我旁聽了一次他們的黨報，他們討論的是：（一）如何完成種麥；（二）如何完成送糞；（三）如何推動各生產小組。縣長縣委也都下了鄉。「我們隨時下鄉，下鄉去的時候比坐在縣政府的時間多，我們下鄉去和老百姓都是稱兄道弟的。我們也幫助他們扶犁。縣長與老百姓沒有什麼分別。」這是綏化縣何縣長回答我們下鄉情形怎樣的問題時說的。農民對於解放區的政治，表示十二萬分滿意。一個農民對我說：「共產黨分了地給我們，還要幫我們來種地。從前偽滿時，官家祇有壓迫我們，向我們要出荷。」（出荷即低價徵購）我想，在國統區裡對於農民用的是三徵政策（徵兵、徵糧、徵購）和苛捐雜稅等層層壓迫，農民所享受的是封建剝削。縣長是老爺，那裡肯下鄉去替農民扶犁呢。

參軍在農村裏認為是一件光榮的事情。我在鄉裡看到了十二個青年農民去參軍，他們都戴了花，騎在馬上，學生秧歌隊鑼鼓聲音震動了全屯。「我們參軍是光榮的，保國、保田、保家鄉，打垮蔣介石爲人民報仇！」這是歡送參軍的幾百個男女老少鄉里父老們叫出來的口號。內中有參軍農民的父母妻子，跟着隊伍拉直了喉嚨同樣的叫出來。參軍農民騎在馬上，面容上顯出英雄殺敵的神氣，使我非常感動。在國統區裡壯丁是抓來的，綁來的，解放區裏則是自動地踴躍地去參軍。解放區兵源是無限的，農民解放後，經過了土改翻了身，政治上有了覺悟，認識了保衛國家保衛家鄉是他們的責任；同時參軍家屬有什麼困難都由農會來替他們解決，參軍的也沒有後顧之憂了。參加擔架隊也是農民頂高興的一件事。農民都很踴躍的預備了大車、牲口，要上前線去。在解放區，過去哭喪着臉的農民，現在都是生龍活虎似的在屯裏地裡奔來奔去，在民主自由的空氣中忙着種麥子、種大田、修補房子，快

樂的生活和工作着。

東北是中國最大的富源，有煤、有鐵、有森林。東北的交通四通八達，共有鐵路一萬一千公里，現在已有一萬零四百里在人民解放軍手裡。糧食富有大豆、高粱。這次我到牡丹江去，看見遍野都是稻田。在佳木斯時候，每餐都有魚吃。東北那裡不是魚米之鄉呢？工業在東北有發展的基本條件。日本帝國主義僞滿時爲要滿足侵略野心，拿我們東北同胞的血汗建成一些工業基礎，「八一五」光復時候，日寇又把它破壞了，火車停駛了，工廠也關了門了。但解放區軍民在很短時間裡都把它們修復起來了。火車準時開出，準時到達。礦山出煤成績比僞滿時還要強。大部輕、重工業工廠機器的輪盤都在轉動了，日以繼夜的在生產，這是一個奇蹟。牡丹江張靜之主席陪我去參觀一個工廠時，他告訴我，在一九四六年，他也陪過一個美國人去參觀過。張主席對我說：「當時我問那個美國人，這個廠可不可以修復，他對我搖搖頭，同時他說不如重建一個新的。」張主席繼續對我說：「可是我們只化了三個月時間，都修起來了。」我看見這個廠非常現代化，設備都很完備。第二煤礦區機械所一個老工友對我說：「八一五光復時候，這裡廠房毀了，機器壞了，不像一個工廠了。劉廠長到了這裡來，在民主政府號召下，我們大家幫着修建起來了。」另外一個姓劉的工友對我說：「你看見那所泥牆壁廠房嗎？都是我們新建的！我們把破機器二部拼一部，東拼西湊，輪子就轉了。外面一堆破銅爛鐵是我們的原料，我們還揀出許多零件配上了機器。這個工廠開始担任修理礦山的機件任務，現在已經能自己製造礦山用的瓦斯燈、煤車等了，幾個礦山所用的機器都由這個廠担任下來。」這位劉廠長穿了棉絮已經漏出來的破棉褲，在指導工人工作。在國統區，公營工廠裡的廠長是一個肥缺，穿的是漂亮

西裝，住的是洋房，坐的是流線型汽車，那裏還穿破褲子和工友同甘苦呢。第一煤礦區全區採量比爲滿時最高生產率超過了百分之四十，我參觀的第一礦超過了一倍。這位李礦長，並不是礦師出身，同時也沒有開礦刨煤的經驗。但是現在他對我談話時候，拿了一張圖向我解說這裡可出多少煤，那裡可出多少煤層，頭頭是道，完全變成了一個有經驗的礦業專家了。他對我說：「我們一切靠群眾管理，幹部百分之九十是由工人群眾中提拔起來的，坑長全部都是工人來當的，他們有經驗，能幹。」我在發電廠裡，工友們告訴我那個廠被敵人破壞了，他們克服了千般困難，才使這個發電廠重放光明。我聽了興奮佩服。這就是解放區工作同志克服工業上困難最大的成就，就是群眾路線，依靠群眾，虛心地向群眾學習，努力地去摸索，外行的也變成內行了，沒有專門智識的也變成專門家了。在修建二廠礦山過程中，還有許多驚人的發明創造。我回想起來在國統區裡的礦山上，滿佈着礦警憲兵，多可怕啊！在解放區裡我參觀了第一、第二兩個礦區，沒有看見過一個礦警。我在第一礦區礦山裡聽到了音樂與歌聲，許多下班的礦工正在排演「白毛女」歌劇。在工廠裡，工人俱樂部裡，隨時可以聽到「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的歌聲。工人都在競賽着立功。「我要多刨煤，多加火力，趕快打垮老蔣，大家有飯吃！」這幾句話是一個煤黑子（即挖煤工人）對我說的。現在解放區裡工人得到了政治上的自由解放，公營工礦工人可以參加工礦行政管理，自己擬定生產計劃，自己評定應得工資標準。解放區工礦是工人的家庭，工會是工人的學校，解放區人民得到溫暖、愉快、民主、自由，在歡笑着迎接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的建設。

